

御選唐宋詩醇

中華圖書館發行

御選唐宋詩醇卷之二十五

太原白居易詩七

秋池二首

身閒無所為。心閒無所思。况當故園夜。復此新秋池。岸闌鳥棲後。橋明月出時。菱風香散漫。桂露光參差。靜境多獨得。幽懷竟誰知。悠然心中語。自問來何遲。朝衣薄且健。晚簟清仍滑。社近燕影稀。雨餘蟬聲歇。聞中得詩境。此境幽難說。露荷珠自傾。風竹玉相戛。誰能一同宿。共翫新秋月。暑退早涼歸。池邊好時節。

中隱

大隱住朝市。小隱入邱樊。邱樊太冷落。朝市太囂誼。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似出復似處。非忙亦非閒。不勞心與力。又免飢與寒。終歲無公事。隨月有俸錢。君若好登臨。城南有秋山。君若愛遊蕩。城東有春園。君若欲一醉。時出赴賓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歡言。君若欲高臥。但自深掩關。亦無車馬客。造次到門前。人生處一世。其道難兩全。賤即苦凍餒。貴則多憂患。唯此中隱士。致身吉且安。窮通與豐約。正在四者間。胸中無罣礙。乃得此空明灑脫之境。

葦池上舊亭

池月夜淒涼。池風晚蕭颯。欲入池上冬。先葦園中閣。向暖窗戶開。迎寒簾幕合。苔封舊瓦木。水照新朱蠟。軟火深土爐。香醪小瓷盃。中有獨宿翁。一燈對一榻。

翫止水

動者樂流水。靜者樂止水。利物不如流。鑿形不如止。淒清早霜降。淅瀝微風起。中面紅葉開。四隅綠萍委。

廣狹八九丈。灣環有涯。淺深三四尺。洞徹無表裏。淨分鶴翹足。澄見魚掉尾。迎眸洗眼塵。隔胸蕩心滓。定將禪不別。明與誠相似。清能律貪夫。澹可交君子。豈唯空狎翫。亦取相倫擬。欲識靜者心。心源只如此。見理透體物。精晉人無此。分寸宋人無。此灑脫。

聞崔十八宿予新昌敝宅時。予亦宿崔家。依仁新亭。一宵偶爾兩與暗合。因而成詠。聊以寫懷。

陋巷掩敝廬。高居敞華屋。新昌七株松。依仁萬莖竹。松前月臺白。竹下風池綠。君向我齋眠。我在君亭宿。平生有微尚。彼此多幽獨。何必本主人。兩心聊自足。

池上夜鏡

晴空新月落池塘。澄鮮淨綠表裏光。露篔清瑩迎夜滑。風襟瀟灑先秋涼。無人驚處野禽下。新睡覺時幽草香。但問塵埃能去否。濯纓何必問滄浪。

遊坊口懸泉偶題石上

自注時為河南

濟源山水好。老尹知之久。常日聽人言。今秋入吾手。孔山刀劍立。沁水龍蛇走。危磴上懸泉。澄灣轉坊口。虛明見深底。淨綠無纖垢。仙槿浪悠揚。塵纓風斗數。巖寒松柏短。石古莓苔厚。錦座纓高低。翠屏張左右。雖無安石妓。不乏文舉酒。談笑逐身來。管弦隨事有。時逢杖錫客。或值垂綸叟。相與澹忘歸。自辰將及酉。公門欲返駕。溪路猶迴首。早晚重來遊。心期罷官後。中副刻畫山水景。致頗近。選體起結香山本色。

詠興五首

并序 錄三首

七年四月。予罷河南府。歸履道第。廬舍自給。衣儲自充。無欲無營。或歌或舞。頽然自適。蓋河洛間一幸人也。遇興發詠。偶成五章。各以首句命為題目。

出府歸吾廬

出府歸吾廬。靜然安且逸。更無客干謁。時有僧問疾。家僮十餘人。樞馬三四匹。慵發經旬卧。興來連日出。出遊愛何處。嵩碧伊瑟瑟。况有清和天。正當疏散日。身閒自為貴。何必居榮秩。心足即非貧。豈唯金滿室。吾觀權勢者。苦以身徇物。炙手外炎炎。履水中慄慄。朝飢口忘味。夕惕心憂失。但有富貴名。而無富貴實。胸有真得信。手拈來自饒。天趣此種詩境。的是從淵明脫化而出。但不無繁蘭古近之別。必以字句形迹求之。是耳食之見也。

池上有小舟

池上有小舟。舟中有胡牀。牀前有新酒。獨酌還獨嘗。重若春日氣。皎如秋水光。可洗機巧心。可蕩塵垢腸。岸曲舟行遲。一曲進一觴。不知幾曲醉。醉入無何鄉。黃綠潭島間。水竹深青蒼。身閒心無事。白日為我長。我若未忘世。雖聞心亦忙。世若未忘我。雖退身難藏。我今異於是。身世交相忘。

四月池水滿

四月池水滿。龜遊魚躍出。吾亦愛吾池。池邊開一室。人魚雖異族。其樂歸於一。且與爾為徒。逍遙同過日。爾無羨滄海。蒲藻可委質。吾亦忘青雲。衡茅足容膝。况吾與爾輩。本非蛟龍匹。假如雲雨來。祇是池中物。會心不遠熟。讀蒙莊方有此悟境。

秋涼閒卧

殘暑晝猶長。早涼秋尚嫩。露荷散清香。風竹含疏韻。幽閒竟日卧。良病無人問。薄暮宅門前。槐花深一寸。嫩字奇當是。從秋老想出。卻從未經人道。

代鶴

我本海上鶴。偶逢江南客。感君一顧恩。同來洛陽陌。洛陽寡族類。皎皎惟兩翼。貌是天與高。色非日浴白。主人誠可戀。其奈軒庭窄。飲啄雜雞羣。年深損標格。故鄉渺何處。雲水重重隔。誰念深籠中。七換摩天翻。此意深遠。

立秋夕有懷夢得

露簾荻竹青。風扇蒲葵輕。一與故人別。再見新蟬鳴。是夕涼颼起。閉境入幽情。迴燈見棲鶴。隔竹聞吹笙。夜茶一兩杓。秋吟三數聲。所思渺千里。雲水長洲城。

琢句清雅似王維

秋日與張賓客舒著作同遊龍門醉中狂歌凡二百三十八字

秋天高高秋光清。秋風嫋嫋秋蟲鳴。嵩峯餘霞錦綺卷。伊水細浪鱗甲生。洛陽閒客知無數。少出遊山多在城。商嶺老人自追逐。蓬邱逸士相逢迎。南出鼎門十八里。莊店遷迤橋道平。不寒不熱好時節。鞍馬穩快。衣衫輕。並轡踟躕下西岸。扣弦容與繞中汀。開懷曠達無所繫。觸目勝絕不可名。荷衰欲黃荇猶綠。魚樂自躍鷗不驚。翠藻蔓長孔雀尾。彩船櫓急寒雁聲。家醞一壺白玉液。野花數把黃金英。晝遊四看西日暮。夜話三及東方明。暫停杯觴輟吟詠。我有狂言君試聽。丈夫一生有二志。兼濟獨善難得并。不能救療生民病。即須洗濯塵土纓。况吾頭白眼已暗。終日戚促何所成。不如展眉開口笑。龍門醉卧香山行。

南池早春有懷

朝遊北橋上。晚憩南塘畔。西日雪全銷。東風水盡泮。篔簹魚尾掉。鸞鷺毛換。泥暖草芽生。沙虛泉脈散。晴芳冒苔島。宿潤侵蒲岸。洛下日初長。江南春欲半。時光共拋擲。人事堪嗟歎。倚權忽尋思。去年池上伴。妙於體物息心靜。觀得之。

北窗三友

今日北窗下。自問何所為。欣然得三友。三友者為誰。琴罷輒舉酒。酒罷輒吟詩。三友遞相引。循環無已時。一彈愜中心。一詠暢四肢。猶恐中有間。以醉彌縫之。豈獨吾拙好。古人多若斯。嗜詩有淵明。嗜琴有啟期。嗜酒有伯倫。三人皆吾師。或之儋石儲。或穿帶索衣。絃歌復觴詠。樂道知所歸。三師去已遠。高風不可追。三友遊甚熟。無日不相隨。左擲白玉卮。右拂黃金徽。興酣不疊紙。走筆操狂詞。誰能操此詞。為我謝親知。縱未以為是。豈以我為非。

猶恐中有間。以醉彌縫之。濁醪妙理如是。正從三日不飲。覺形神不復相親。語化出有三友。便有三師。涉筆成趣。

裴侍中晉公以集賢林亭即事詩二十六韻見贈。猥蒙微和。才拙詞繁。輒廣為五百言。以伸酬獻。三江路千里。五湖天一涯。何如集賢第。中有平津池。池勝主見覺。景新人未知。竹森翠琅玕。水深洞琉璃。水竹以為質。質立而文隨。文之者何人。公來親指麾。疏鑿出人意。結構得地宜。虛襟一搜索。勝概無道遺。因下張沼汜。依高築階基。嵩峯見數片。伊水分一支。南溪修且直。長波碧逶迤。北館壯復麗。倒影紅參差。東島號晨光。杲曜迎朝曦。西嶺名夕陽。香暖留落暉。前有水心亭。動蕩架連漪。後有開闔堂。寒溫變天時。幽泉鏡泓澄。怪石山欹危。春葩雪漠漠。夏果珠離離。主人命方舟。宛在水中坻。親賓次第至。酒樂前後施。解纜始登汎。山遊仍水嬉。沿洄無滯礙。向背窮幽奇。嘗過遠橋下。飄旋深澗陲。管弦去縹緲。羅綺來霏微。權風逐舞迴。梁塵隨歌飛。宴餘日云暮。醉客未放歸。高聲索彩牋。大笑催金卮。唱和筆走疾。問答杯行遲。一詠清兩耳。一酣暢四肢。主客忘責賤。不知俱是誰。客有詩魔者。吟哦不知疲。乞公殘紙墨。一掃狂歌詞。惟公社稷臣。赫赫文武姿。十授丞相印。五建大將旗。四朝致勳華。一身冠臯夔。去年才七十。決赴懸車期。

公志不可奪。君恩亦難違。從容就中道。俛僊來保釐。貂蟬雖未脫。鸞鳳已不羈。厯徵今與古。獨步無等夷。陸賈功業少。二疏官秩卑。乘舟范蠡懼。辟穀留侯飢。豈若公今日。身安家國肥。羊祐在漢南。空留峴首碑。柳惲在江南。祇賦汀洲詩。謝安入東山。但說攜蛾眉。山簡醉高陽。唯聞倒接羅。豈如公今日。餘力兼有之。願公壽如山。安樂長在茲。願我比蒲稗。永得相相依。

三江路千里。至夏果珠離。離詳叙林亭結構之勝。公來親指麾。五句特筆提寫平章風月行所無事。是大作用人閒中經濟也。主人命方舟。至不知俱是誰。極言宴飲之樂。客有詩魔者。至鸞鳳已不羈。入到自己。厯叙裴之功名出處。數行一筆。寫出厯徵。今與古至餘力兼有之。又厯舉古人作禪見其兼有眾美。願公壽如山。四句以祝頌意作結。洋洋大篇。一氣呵成。又復莊重得體。真絕大手筆。亦惟度足以當之。

新唐書裴度傳。度治第東都集賢里。沼石林叢。岑繚幽勝。午橋作別墅。具煥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閒事。

晚歸香山寺因詠所懷

我平日已老。我身日已閒。閒出都門望。但見水與山。闕塞碧巖巖。伊流清潺潺。中有古精舍。軒戶無扃關。岸草歇可藉。徑蘿行可攀。朝隨浮雲出。夕與飛鳥還。吾道本迂拙。世途多險艱。嘗聞嵇呂輩。尤悔生疏頑。巢悟入箕穎。皓知返商巔。豈惟樂肥遯。聊復祛憂患。吾亦從此去。終老伊嵩間。

劇談錄曰。樂天為少傅。分務洛師。情興高逸。盧尚書蘭辭有別墅。近枕伊水。冬日與羣從子姪同游。倚欄眺嵩洛。俄而霰雪微下。情興益高。因話廉察金陵常記江南煙水。每見居人以葉舟浮泛。就食菰米。鱸魚近來思之。如在心目。良久忽見二人。衣蓑笠。循岸而來。牽引蓬艇。船頭覆青幕。中有白衣人與衲僧。偶坐船後。有小竈。安桐甌。卅角童煮茗。泝流過於檻前。舟中吟嘯。方酣。問之。乃是白傅與僧佛光。自

建晉門往香山精舍此一殿可謂天然圖畫

洛陽有愚叟

洛陽有愚叟。白黑無分別。浪迹雖似狂。謀身亦不拙。點檢盤中飯。非精亦非糲。點檢身上衣。無餘亦無闕。方得所。不寒復不熱。體氣正調和。不飢仍不渴。閒將酒壺出。醉向人家歇。野食或烹鮮。寓眠多擁褐。抱琴榮啓樂。荷鋤劉伶達。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得幾年活。從此到終身。盡為閒日月。茗溪漁隱曰。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其超放如此。

閒居自題

門前有流水。牆上多高樹。竹徑繞荷池。紫迴百餘步。波間戲魚鼈。風靜下鷗鷺。寂無城市喧。渺有江湖趣。吾廬在其上。偃臥朝復暮。洛下安一居。山中亦慵去。時逢過客愛。問是誰家住。此是白家翁。閉門終老處。菩提寺上方。晚望香山寺。寄舒員外。

晚登西寶刹。晴望東精舍。反照轉樓臺。輝輝似圍畫。水浮水明滅。雪壓松偃亞。石閣僧上來。雲汀雁飛下。西京關於市。東洛閒如社。曾憶舊遊無。香山明月夜。

真畫景畫家却無下筆處

小臺

新樹低如帳。小臺平似掌。六尺白藤牀。一莖青竹杖。風飄竹皮落。苔印鶴迹上。幽境與誰同。閒人自來往。似玉亦似韋。

池上作

自注西溪南潭皆池中勝處也

西溪風生竹森森。南潭萍開水沈沈。叢翠萬竿湘岸色。空碧一泊松江心。浦派縈迴誤遠近。橋島向背迷。

登臨澄瀾。方丈若萬頃。倒影咫尺如千尋。泛然獨處。邈然坐念。行心思古今。菟裘不聞有泉沼。西河亦恐無雲林。豈如白翁退老地。樹高竹密池塘深。華亭雙鶴白矯矯。太湖四石青岑岑。眼前盡日更無客。邴上此時惟有琴。洛陽冠蓋自相索。誰肯來此同抽簪。

小閣閑坐

閣前竹蕭蕭。閣下水潺潺。拂簟卷簾坐。清風生其間。靜聞新蟬鳴。遠見飛鳥還。但有巾挂壁。而無客叩關。二疏返故里。四老歸舊山。吾亦適所願。求閒而得閒。起四句颯然而來。紙上有聲。

遊平泉宴浥澗宿香山石樓贈座客

逸少集蘭亭。李倫宴金谷。金谷太繁華。蘭亭闕絲竹。何如今日會。浥澗平泉曲。杯酒與管絃。貧中隨分足。紫鮮林筍嫩。紅潤園桃熟。采摘助盤筵。芳滋盈口腹。閒吟暮雲碧。醉藉春草綠。舞妙艷流風。歌清叩寒玉。古詩惜晝短。勸我令秉燭。是夜勿言歸。相攜石樓宿。

和夢得洛中早春見贈七韻

眾皆賞春色。君獨憐春意。春意竟如何。老夫知此味。燭餘減夜漏。衾暖添朝睡。恬和臺下風。虛潤池邊地。開邊花養艷。語懶鶯含思。似訝隔年齋。如勸迎春醉。何日同宴遊。心期二月二。自注此日出齋故云

李廬二中丞各創山居俱誇勝絕然去城稍遠來往頗勞敝居新泉實在字下偶題十五韻聊戲二

君

龍門蒼石壁。解斲浥澗碧。流水蘊斲各在一山隅。迢迢幾十里。清鏡碧屏風。惜哉信為美。愛而不得見。亦

與無相似。聞君每來去。矻矻事行李。脂轄復裹糧。心力頗勞止。未如吾舍下。石與泉相通。鑿鑿復濺濺。晝夜流不已。洛石千萬拳。襯波鋪錦綺。海珉一兩片。激瀨含宮徵。綠宜春濯足。淨可朝漱齒。繞砌紫鱗游。拂簾白鳥起。何言履道叟。便是滄浪子。君若趁歸程。請君先到此。願以潺湲聲。洗君塵土耳。

夢上山自注時足疾未平

夜夢上嵩山。獨攜藜杖出。千巖與萬壑。遊覽皆周畢。夢中足不病。健似少年日。既悟神返初。依然舊形質。始知形神內。形病神無疾。形神兩是幻。夢寐俱非實。晝行雖蹇澀。夜步頗安逸。晝夜既平分。其間何得失。一片悟境形。病神無疾五字。尤有至理。

錢塘湖春行

孤山寺北賈亭西。水面初平雲脚低。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纔能沒馬蹏。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陰裏白沙隄。

西湖晚歸回望孤山寺贈諸客

柳湖松島蓮花寺。晚動歸桡出道場。盧橘子依山兩重。棕櫚葉戰水風涼。煙波滄蕩搖空碧。樓殿參差倚夕陽。到岸請君回首望。蓬萊宮在海中央。

杭州春望

句法挺健由字法生新也。重字戰字搖字倚字俱下得警拔。遂覺全首生動。故曰鍊句不如鍊字。

望海樓明照曙霞。護江隄白蹋晴沙。濤聲夜入伍員廟。柳色春藏蘇小家。紅袖織綾誇柿蒂。青旗酤酒趁梨花。誰關湖寺西南路。草綠葭腰一道斜。入字藏字極寫望中之景。落句結足春意。

汪立名曰按能改齋漫錄云劉次莊樂府解題曰錢塘蘇小歌蘇小非唐人世見樂天夢得詩多稱詠遂謂之同時耳按郭茂倩所編引廣題曰蘇小小錢塘名娼也蓋南齊時人西陵在錢塘江之西故古詞云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

湖亭晚歸

盡日湖亭臥。心閒事亦稀。起因殘醉醒。坐待晚涼歸。松雨飄藤帽。江風透葛衣。柳隄行不厭。沙艇繫羅扉。

孤山寺遇雨

拂波雲色重。灑葉雨聲繁。水鷺雙飛起。風荷一向翻。空濛連北岸。蕭颯入東軒。或擬湖中宿。留船在寺門。

餘杭形勝

餘杭形勝四方無。州傍青山縣枕湖。繞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樹一千株。夢兒亭古傳名謝。教妓樓新道姓蘇。獨有使君年太老。風光不稱白髭鬚。

江樓夕望招客

海天東望夕茫茫。山勢川形濶復長。燈火萬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風吹古木晴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能就江樓銷暑否。比君茅舍校清涼。

高瞻遠矚坐馳可以役萬景他人有此眼力無此筆力

江樓晚眺景物鮮奇吟翫成篇寄水部張籍員外

澹煙疏雨閨斜陽。江色鮮明海氣涼。蜃散雲收破樓閣。虹殘水照斷橋梁。風翻白浪花千片。雁點青天字兩行。好著丹青圖畫取。題詩寄與水曹郎。

起句便是極好畫景中四句四面摹寫總為鮮明二字設色落句以圖畫結足歸到寄詩之意篇法極緊

晚興

草淺馬翩翩。新晴薄暮天。柳條春拂面。衫袖醉垂鞭。立語花隄上。行吟水寺前。等閒消一日。不覺過三年。

春題湖上

湖上春來似畫圖。亂峯圍繞水平鋪。松排山面千重翠。月點波心一顆珠。碧稜綫頭抽早稻。青羅帶展新蒲。未能拋得杭州去。一半句留是此湖。

畫圖二字是詩眼下五句皆實寫畫圖中景以不舍意作結而曰一半句留言外正有餘情

別州民

耆老遮歸路。壺漿滿別筵。甘棠無一樹。那得淚潸然。稅重多貧戶。農饑足旱田。唯留一湖水。與汝救凶年。

今春增築錢塘湖堤。財水以防天旱故云。

後四句經濟政績具見其中慈惠之意藹然言表必如此留心民事方許詩酒遨遊彼長日惟消一局棋者那得借口風流也

西湖留別

征途行色慘風煙。祖帳離聲咽管絃。翠黛不須留五馬。皇恩只許住三年。綠藤陰下舖歌席。紅藕花中泊妓船。處處回頭盡堪戀。就中難別是湖邊。

答微之誇越州州宅

賀上人回得報書。大誇州宅似仙居。厭看馮翊風沙久。喜見蘭亭煙景初。日出旌旗生氣色。月明樓閣在空虛。知君暗數江南郡。除却餘杭盡不如。

中二聯叙越州風景微之所誇也結句戲以折之樂天自誇也

酬微之自注微之題云郡務稍簡因得整集舊詩并連綴刪削

滿衷填箱唱和詩少年為戲老成悲聲聲麗曲敲寒玉句句妍辭綴色絲吟詠獨當明月夜傷嗟同是白

頭時由來才命相磨折天遣無兒欲怨誰自注微之句云天遣兩家無嗣子

陸龜蒙有云淫敗漁者謂之暴夫物天物且不可暴又可抉摘削露其情狀乎天能不致罰耶長吉天東

野窮玉溪生官不挂朝籍而死正坐是哉由此觀之元白之無後未必非天之致罰也翫落句意香山其

自知之矣

微之整集舊詩及文筆為百軸以七言長句寄樂天樂天次韻酬之餘思未盡加為六韻

海內聲華併在身篋中文字絕無倫遙知獨對封章草忽憶同為獻納臣走筆往來盈卷軸除官遞互掌

絲綸制從長慶詞高古詩到元和體變新各有文姬才稗齒俱無通子繼餘塵琴書何必求王粲與女猶

勝與外人

答微之見寄自注時在郡樓對雪

可憐風景浙東西先數餘杭次會稽禹廟未勝天竺寺錢湖不羨若耶溪攬麈野鶴春毛暖拍水沙鷗濕

翅低更對雪樓君愛否紅欄碧甃點銀泥

腹聯先將雪意寫透結句點出好景如畫

得湖州崔十八使君書喜與杭越鄰郡因成長句代賀兼寄微之

三郡何因此結緣貞元科第忝同年故情懽喜開書後舊事思量在眼前越國封疆吞碧海杭城樓閣入

青煙吳興卑小君應屈為是蓬萊最後仙自注貞元初同登科崔君名最在後當時崔

逐句相承篇法絲密卻滅盡鍼綫之迹由其津熟而氣厚也

汪立名曰按紀事崔元亮刺湖州時白公刺杭元微之以觀察刺越有唱和詩號三州唱和集

贈侯三郎中

老愛東都好寄身。足泉多竹少埃塵。年豐最喜惟貧客。秋冷先知是瘦人。幸有琴書堪作伴。苦無田宅可為隣。洛中縱未長居得。且與田蘇遊過春。善以文言道俗情。本色語倍覺雅馴。

履道新居二十韻

履道坊西角。官河曲北頭。林園四隣好。風景一家秋。門閉深沈樹。池通淺沮溝。拔青松直上。鋪碧水平流。籬菊黃金合。窗筠綠玉稠。疑連紫陽洞。似到白蘋洲。僧至多同宿。賓來輒少留。豈無詩引興。兼有酒銷憂。移榻臨平岸。攜茶上小舟。果穿聞鳥啾。萍破見魚遊。地與塵相遠。人將境共幽。汎潭菱點鏡。沈浦月生鉤。厨曉煙孤起。庭寒雨半收。老飢初愛粥。瘦冷早披裘。洛下招新隱。秦中忘舊遊。辭章留鳳閣。班籍寄龍樓。病愜官曹靜。閒慚俸祿優。琴書中有得。衣食外何求。濟世才無取。謀身智不周。應須共心語。萬事一時休。竟體穩洽拔青松直上一聯鍊句尤挺健。

夢行簡

天氣妍和水色鮮。閒吟獨步小橋邊。池塘草綠無佳句。虛卧春窗夢阿憐。

習用語妙於點化

渡淮

淮水東南闊。無風渡亦難。孤煙生乍直。遠樹望多圓。春浪棹聲急。夕陽帆影殘。濤流宜映月。今夜重吟看。自到郡齋僅經旬。日方專公務未及。宴遊偷閒走筆題二十四韻兼寄常州賈舍人湖州崔郎中仍

呈吳中諸客

渭北離鄉客。江南守土臣。涉途初改月。入境已經旬。甲郡標天下。環封極海濱。版圖十萬戶。兵籍五千人。自顧才能少。何堪寵命頻。冒榮慚印綬。虛獎負絲綸。候病須通脈。防流要塞津。救煩無若靜。補拙莫如勤。削使科條簡。攤令賦役均。以茲為報效。安敢不躬親。襦袴提於手。韋弦佩在紳。敢辭稱俗吏。且願活疲民。常未徵黃霸。湖猶借寇恂。愧無鐺脚政。徒忝犬牙鄰。制誥誇黃絹。詩篇占白蘋。銅符拋不得。瓊樹見無因。警寢鐘傳夜。催衙鼓報晨。唯知對胥吏。未暇接親賓。色變雲迎夏。聲殘鳥過春。麥風非逐扇。梅雨異隨輪。武寺山如故。王樓月自新。池塘閒長草。絲竹廢生塵。暑遣燒神耐。晴教曬舞茵。待還公事了。亦擬樂吾身。中幅極盡理。煩治劇之累。蓋到郡經旬。而規模已定矣。一結即先憂後樂意。乃知居易實具經世之才。而當時未竟其用。為可惜也。分司以後時不可為不得已。託詩酒以自娛耳。救煩無若靜。補拙莫如勤。十字凡為守令者當錄置座右。

故衫

闔淡緋衫稱老身。半披半曳出朱門。袖中吳郡新詩本。襟上杭州舊酒痕。殘色過梅看向盡。故香因洗艱猶存。曾經爛熳三年著。欲棄空箱似少恩。

所詠止一衫而衫之色香襟袖衫之時地歲月歷歷清出并著衫之人身分性情亦曲曲傳出卻又渾成熨貼無一點安排痕迹亦絕不假一字纖巧雕琢此香山擅長處李商隱輩豈能辨此

泛太湖書事寄微之

煙渚雲帆處處通。飄然舟似入虛空。玉盃淺酌巡初匝。金管徐吹曲未終。黃夾纈林寒有葉。碧琉璃水靜無風。避旗飛鷺翩翩白。驚鼓跳魚撥刺紅。湖雪壓多松偃蹇。巖泉滴久石玲瓏。書為故事留湖上。吟作新

詩寄浙東軍府威容從道盛。江山氣色定知同。報君一事君應羨。五宿澄波皓月中。

病中多雨逢寒食

水國多陰常懶出。老夫饒病愛閒眠。三旬卧度鶯花月。一半春消風雨天。薄暮何人吹感葉。新晴幾處縛

鞦韆。綠繩芳樹長如舊。惟是年年換少年。頸聯何其蘊藉。宋人年年不帶看花眼。不是愁中即病中之句。便覺徑直少味。

重答劉和州自注來篇云蘇州刺史例能詩西掖吟來替左司又云若共吳王闕百草不如唯是欠西施

分無佳麗敵西施。敢有文章替左司。隨分笙歌聊自樂。等閒篇詠被人知。花邊妓引尋香徑。月下僧留宿劍池。可惜當時好風景。吳王應不解吟詩。不敢替左司。但可傲晚吳王。即蘇軾云識字劣能欺項籍也。

城上夜宴

留春不住登城望。惜夜相將秉燭遊。風月萬家河兩岸。笙歌一曲郡西樓。詩聽越客吟何苦。酒被吳娃勸不休。從道人生都是夢。夢中歡笑亦勝愁。

六月三日夜聞蟬

荷香清露墜。柳動好風生。微月初三夜。新蟬第一聲。乍聞愁北客。靜聽憶東京。我有竹林宅。別來蟬再鳴。不知池上月。誰撥小船行。

一片空明詩境至此纔許當一清字直是天分高絕鈍根人何從學步

晚起

卧聽簌簌銜鼓聲。起邊睡足長心情。華簪脫後頭雖白。堆案拋來眼校明。閉上籃輿乘興出。醉回花舫信

風行明朝更濯塵纓去聞道松江水最清

河亭晴望八明

風轉雲頭斂煙銷水面開晴虹橋影出秋雁橋聲來郡靜官初罷鄉遙信未迴明朝是重九誰勸菊花杯
氣味近老杜

夢蘇州水閣寄馮侍郎

揚州驛裏夢蘇州夢到花橋水閣頭覺後不知馮侍御此中昨夜共誰遊

吳郡志戴顓宅北禪寺唐司勳郎中陸濟嘗居之有花橋水閣

太湖石

煙翠三秋色波濤萬古痕削成青玉片截斷碧雲根風氣通巖穴苔紋護洞門三峯具體小應是華山孫
律法渾成腹聯刻畫絕警結句陡健有力

秘省後廳

槐花雨潤新秋地桐葉風翻欲夜天盡日後廳無一事白頭老監枕書眠

寄殷協律

自注多叙江南舊遊

五歲優游同過日一朝消散似浮雲琴書酒伴皆拋我雪月花時最憶君幾度聽雞歌白日亦曾騎馬詠
紅帶吳娘暮雨蕭蕭曲自別江南更不聞
無限感慨結語更淒涼

臨都驛答夢得六言二首

揚子津頭月下臨都驛裏燈前昨日老於前日去年春似今年

謝守歸為秘監。馮公老作郎官。前事不須問著。新詩且更吟看。
節短音長

春詞

依花樹映小妝樓。春入眉心兩點愁。斜倚欄干背鸚鵡。思量何事不回頭。

艷體妙於蘊藉

送敏中歸幽宜幕

六十衰翁兒女悲。傍人應笑爾應知。弟兄垂老相逢日。杯酒臨歡欲散時。前路加餐須努力。今宵盡醉莫推辭。司徒知我難為別。直過秋歸未訝遲。

情景一湧而出。清空如話。倍覺沈著。深摯惻惻。動人棧華。雁影浮詞。不掃自去。

池窗

池晚蓮芳謝。窗秋竹意深。更無人作伴。唯對一張琴。

送鶴與裴相臨別贈詩

司徒愛爾爾須知。不信聽吟送鶴詩。羽翮勢高宜惜別。樞梁恩厚莫愁飢。夜棲少共鷄爭樹。曉浴先饒鳳占池。穩上青雲勿回顧。的應勝在白家時。

腹聯便是一生得力處。豈徒贈鶴兼可風世正。與送崔考功赴闕意同。

馮班曰。比興忠厚。

烏夜啼

城上歸時晚。庭前宿處危。月明無葉樹。霜滑有風枝。曉澀飢喉咽。飛低凍翅垂。畫堂鸚鵡鳥。冷暖不相知。

夜景刻畫極警一結託興尤深

送東都留守令狐尚書赴任

翠華黃屋未東巡。碧洛青嵩付大臣。地稱高情多水竹。山宜閒望少風塵。龍門即擬為遊客。金谷先憑作主人。歌酒家家花處處。莫空管領上陽春。

汪立名曰按寶曆二年敬宗欲幸東都諫者皆不聽已使按修宮闕賴裴度婉言而罷明年為文宗太和元年令狐楚以三年春留守東都故公首句及此蓋文宗方勵精圖治盡反敬宗弊政未東巡之語

有微辭焉

想東遊五十韻并序

太和三年春予病免官後憶遊浙右數郡兼思到越一訪微之故兩浙之間一物以上想皆在目吟且成篇不能自休盈五百字亦猶孫興公想天台山而賦之也

海內時無事。江南歲有秋。生民皆樂業。地主盡賢侯。郊靜銷戎馬。城高逼斗牛。平河七百里。沃壤二三州。坐有湖山趣。行無風浪憂。食宜妨解纜。寢不廢乘流。泉石諳天竺。煙霞識虎邱。餘芳認蘭澤。遺詠思蘋洲。蕩蕩紅塗粉。萋萋綠澄油。鱗差漁戶舍。綺錯稻田溝。紫洞藏仙窟。元泉貼怪湫。精神昂老鶴。姿彩媚潛蚪。靜閱天工妙。閒窺物狀幽。投竿出比目。擲果下獼猴。味苦蓮心小。漿甜蔗節稠。橘苞從自結。藕孔是誰鏤。逐日移潮信。隨風變權謳。遞夫交烈火。候吏次鳴騶。梵塢形疑踊。閭門勢欲浮。客迎攜酒榼。僧待置茶甌。小宴閒談笑。初筵雅獻酬。稍催朱蠟炬。徐動碧牙籌。圓琰飛蓮子。長裾曳石榴。柘枝隨畫鼓。調笑從香毬。幕颺雲飄檻。簾褰月露鉤。舞繁紅袖凝。歌切翠眉愁。絃管宜容歇。杯盤未許收。良辰宜酌酹。卒歲好優游。膾饅鮮仍細。蓴絲滑且柔。飽餐為日計。穩睡是身謀。行媿空虛得。官知止足休。自嫌猶屑屑。取笑太悠悠。

悠物表疏形役人。寰足悔尤。蛾須遠燈燭。免勿近罝罟。幻世春來夢。浮生水上漚。百憂中莫入。一醉外何求。未死癡王湛。無兒老鄧攸。蜀琴安膝上。周易在床頭。去去無程客。行行不繫舟。勞君頻問訊。勸我少淹留。自注自此後。並屬微之。雲雨多分散。關山苦阻修。一吟江月別。七見日星周。珠玉傳新什。鴻鸞念故儔。懸旌心宛轉。束楚意綢繆。驛舫妝青雀。官槽秣紫駟。鏡湖期遠泛。禹穴約冥搜。預掃題詩壁。先開望海樓。飲思親履。烏宿憶並衾。稠香氣吾衰也。風情子在。不。應須相見。後別作一家遊。

洋洋纜纜一氣轉。旋細意熨貼層次井然起伏照應極變化斷續之妙。

將至東都先寄令狐留守

黃鳥無聲葉滿枝。閉吟想到洛城時。惜逢金谷三春盡。恨拜銅樓一月遲。詩境忽來還自得。醉鄉潛去與誰期。東都添個狂賓客。先報壺觴風月知。

晚桃花

一樹紅桃亞拂池。竹遮松蔭晚開時。非因斜日無由見。不是閒人豈得知。寒地生材遺校易。貧家養女嫁常遲。春深欲落誰憐惜。白侍郎來折一枝。

比意深婉總是一晚字生情寒地生材自是主意以貧家養女句更切桃花故仍以上句作陪律法極

阿崔

謝病臥東都。巖然一老夫。孤單同伯道。邊暮過商瞿。豈料鬢成雪。方看掌弄珠。已哀寧望有。雖晚亦勝無。蘭入前春夢。柔懸昨日弧。里閭多慶賀。親戚共歡娛。膩雜新胎髮。香縵小繡襦。玉芽開手爪。酥顆點肌膚。

弓冶將傳汝。琴書勿墜吾。未能知壽夭。何暇慮賢愚。乳氣初離殼。啼聲漸變雛。何時能反哺。供養白頭烏。寫小兒初生端。詳入細一結。喜極不覺慮。其將來。輒語心酸。逼真老人情景。此種自讓香山獨步。

御選唐宋詩醇卷之二十六

太原白居易詩八

池上小宴問程秀才

洛下園林好自知。江南景物暗相隨。淨淘紅粒畧香飯。薄切紫鱗烹水葵。兩滴蓬聲青雀舫。浪搖花影白蓮池。停杯一問蘇州客。何似吳松江上時。

橋亭卯飲

卯時偶飲齋時卧。林下高橋橋上亭。松影過窗眠始覺。竹風吹面醉初醒。就荷葉上包魚鮓。當石渠中浸酒餅。生計悠悠身兀兀。甘從妻喚作劉伶。

蔡寬夫詩話曰。吳中作鮓多用龍溪池中蓮葉包為之。後數日取食。比餅中氣味特妙。觀樂天詩。蓋昔人已以此法也。

西風

西風來幾日。一葉已先飛。新霽乘輕屐。初涼換熟衣。淺渠消慢水。疎竹漏斜暉。薄暮青苔卷。家僮引鶴歸。蕭疏淡遠。

題岐王舊山池石壁

樹深藤老竹迴環。石壁重重錦翠斑。俗客看來猶解愛。忙人到此亦須閒。况當霽景涼風後。如在千巖萬壑間。黃綺更歸何處去。洛陽城內有高山。

一氣相生珠圓玉潤。此七律正宗也。况當一聯開宋調。而氣味自厚。

履道池上作

家池動作經旬別。松竹琴魚好在無。樹暗小巢藏巧婦。渠荒新葉長慈姑。不因車馬時時到。豈覺林園日
日無。猶喜春深公事少。每來花下得踟蹰。

和令狐相公寄劉郎中兼見示長句

日日天衢仰面看。尚淹池鳳滯臺鸞。碧幢千里空移鎮。赤筆三年未轉官。別後縱吟終少興。病來雖飲不
多歡。酒軍詩敵如相遇。臨老猶能一據鞍。

豪極香山變調

期宿客不至

風飄雨灑簾帷故。竹映松遮燈火深。宿客不來嫌冷落。一樽酒對一張琴。

唐人七絕每着意前半。此詩上二句字字用意。已寫透冷落光景。下二句一拍自合。

晚歸府

晚從履道來歸府。街路雖長尹不嫌。馬上冷於床上坐。綠槐風透紫羅衫。
自為寫照風致瀟灑。視宋初兩行紅燭攤書者何如。

從龍潭寺至少林寺題贈同遊者

山後田衣六七賢。蹇芳蹋翠弄潺湲。九龍潭月落杯酒。三品松風飄管絃。強健且宜遊勝地。清涼不覺過
炎天。始知駕鶴乘雲外。別有逍遙地上仙。

元相公輓歌詞三首錄

銘旌官重威儀盛。騎吹聲繁國簿長。後魏帝孫唐宰相。六年七月葬咸陽。
嚴重簡括可當一篇墓誌。

酬李二十侍郎

筍老蘭長花漸稀。衰翁相對惜芳菲。殘鶯著雨慵休嚙。落絮無風凝不飛。行擬木芽供野食。坐牽蘿蔓挂朝衣。十年分手今同醉。醉未如泥莫道歸。領聯似賦似比。意致纏綿。深人無淺語。

池上聞詠

青莎臺上起書樓。綠藻潭中繫釣舟。日晚愛行深竹裏。月明多上小橋頭。暫嘗新酒還成醉。亦出中門便當遊。一部清商聊送老。白鬚蕭颯管絃秋。天機清妙吐屬自然。不知者或以為關宋派矣。

和高僕射罷節度讓尚書授少保分司喜遂遊山水之作

暫辭八座罷雙旌。便作登山臨水行。能以忠貞酬重任。不將富貴礙高情。朱門出去簪纓從。絳帳歸來歌吹迎。鞍轡闌裝光滿馬。何人信道是書生。

送考功崔郎中赴闕

稱意新官又少年。秋涼身健好朝天。青雲上了無多路。却要徐驅穩著鞭。規戒深摯。

同諸客題于家公主舊宅

平陽舊宅少人遊。應是遊人到即愁。布穀鳥啼桃李院。絡絲蟲怨鳳凰樓。臺傾滑石猶殘砌。簾斷真珠不滿鈎。聞道至今蕭史在。髭鬚雪白向明州。寫景穠麗。倍覺蒼涼。一結黯然。神傷不堪卒讀。

汪立名曰按周益公英華辨證于家公主憲宗之女永昌公主下嫁頤之子季友元和間卒追封梁國
諡惠康于頤家河南後徙京兆居易所題舊宅在洛中言公主已亡而蕭史尚在後又有寄明州于駙
馬使君詩云留滯三年在浙東及海味腥鹹之語皆指明州也英華作韶州是誤以于季友為于琮也
琮尚宣宗廣德公主任在大中十三年居易沒已久至貶韶州則在咸通十三年相去更遠矣

菩提寺上方晚眺

樓閣高低樹淺深。山光水色暝沈沈。嵩煙半卷青綃幕。伊浪平鋪綠綺衾。飛鳥滅時宜極目。遠風來處好
開襟。誰知不離簪纓內。長得逍遙自在心。

楊柳枝詞八首錄四

依依嫋嫋復青青。勾引春風無限情。白雪花繁空撲地。綠絲條弱不勝鶯。
紅版江橋青酒旗。館娃宮暖日斜時。可憐雨歇東風定。萬樹千條各自垂。
蘇州楊柳任君誇。更有錢塘勝館娃。若解多情尋小小。綠楊深處是蘇家。
葉含濃露如啼眼。枝嫋輕風似舞腰。小樹不禁攀折苦。乞君留取兩三條。
四詩風格不減盛唐

春早秋初因時即事兼寄浙東李侍郎

春早秋初晝夜長。可憐天氣好年光。和風細動簾帷暖。清露微凝枕簟涼。窗下曉眠初滅被。池邊晚坐乍
移牀。閒從蕙草侵階綠。靜任槐花滿地黃。理曲管絃聞後院。熨衣燈火映深房。四時新景何人別。遙憶多
情李侍郎。

春早秋初起句揭出以下兩兩分寫言下俱有情在結以多情一句收足點睛欲飛

送姚杭州赴任因思舊遊

與君細話杭州事。為我留心莫等閒。閨里故宜勤撫恤。樓臺亦要數躋攀。笙歌縹緲虛空裏。風月依稀夢
想間。且喜詩人重管領。遠飛一棧賀江山。

不曰賀詩人而曰賀江山。立言特妙。感舊傳衣頌姚揚已幾層。意思總攝在內。真仙筆也。

種柳三詠

白頭種松桂。早晚見成林。不及栽楊柳。明年便有陰。春風為催促。副取老人心。
從君種楊柳。夾水意如何。準擬三年後。青絲拂綠波。仍教小樓上。對唱柳枝歌。
更想五年後。千千條麴塵。路傍深映月。樓上暗藏春。愁殺閑遊客。聞歌不見人。

姚寬叢語曰。唐人詠柳使麴塵字者極多。禮記月令。薦鞠衣於上帝。告桑事。注云。如麴塵色。周禮內司
服鞠衣。鄭司農云。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此用之。柳又象其花絮之穗耳。

韋七自太子賓客再除秘書監。以長句賀。錢之。自注韋往年嘗與予同為秘書監

離筵莫愴且同歡。共賀新恩拜舊官。屈就商山伴麋鹿。好歸芸閣狎鸛鷺。落星石上蒼苔古。畫鶴廳前白
露寒。老監姓名應在壁。相思試為拂塵看。

曲折盡意雅容大雅

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自注其相獨遊香山寺

禍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顧索素琴應不暇。憶牽黃犬定
難追。麒麟作脯龍為醢。何似泥中曳尾龜。

東坡志林曰。樂天為王涯所讒。謫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在洛。適遊香山寺。有白首同歸二句。不知

者以為幸之也。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蓋悲之也。

汪立名曰：按白首同所歸，乃潘岳石崇臨刑時語。太和九年甘露事，李訓、鄭注、舒元興、王涯、賈餗皆被害。味詩中同歸句，本就事而言，不專指王涯也。公自蘇州召還，秩位漸崇，見機引退，宦官之禍固早計及者。何致追憾王涯，况公之遷謫本由宦官惡之，附宦官者成之，豈反以中人之誅夷士大夫為憐幸禍之說，蓋出章子厚諺所謂以小人度君子腹耳。

春來頻與李二賓客郭外同遊，因贈長句。

風光引步酒開顏，送老銷春嵩洛間。朝踏落花相伴出，暮隨飛鳥一時還。我為病叟誠宜退，君是才臣豈合閒。可惜濟時心力在，放教臨水復登山。

觀此詩可知香山未嘗一刻忘世，豈獨為他人惋惜耶。

三月三日

畫堂三月初三日，絮撲紗窗燕拂簷。蓮子數杯嘗冷酒，柘枝一曲試春衫。階臨池面勝看鏡，戶映花叢當下簾。指點樓南翫新月，玉鈞素手兩纖纖。

閒居春盡

閒泊池舟靜掩扉，老身慵出客來稀。愁應暮雨留教住，春被殘鶯喚遣歸。揭甕偷嘗新熟酒，開箱試著舊生衣。冬裘夏葛相催促，垂老光陰速似飛。

鍊句鍊字後來陸游得法於此。

香山寺避暑二絕

六月灘聲如猛雨，香山樓北暢師房。夜深起凭欄，千立滿耳潺湲滿面涼。

紗巾草履竹疏衣。晚下香山踏翠微。一路涼風十八里。臥乘籃轡睡中歸。前首如對北風圖。自然毛髮浙灑。次首北窗高枕無此怙適。真足破除熱惱。

贈談客

上客清談何疊疊。幽人閒思自寥寥。請君休說長安事。膝上風清琴正調。

移牀遠客那容着。一點塵氣

答夢得秋庭獨坐見贈

林梢隱映夕陽殘。庭際蕭疎夜氣寒。霜草欲枯蟲思急。風枝未定鳥棲難。客哀見鏡同惆悵。身健逢杯且喜懽。應是天教相暖熱。一時垂老與聞官。

領聯近晚唐却非孟郊輩所及

酬夢得霜夜對月見懷

淒清冬夜景。搖落長年情。月帶新霜色。碁和遠鴈聲。暖憐爐火近。寒覺被衣輕。枕上酬佳句。詩成夢不成。

初冬月夜得皇甫澤州手札并詩數篇因遣報書偶題長句

清冷玉韻兩三章。落泊銀鈎七八行。心逐報書懸雁足。夢尋來路繞羊腸。水南地空多明月。山北天寒足早霜。州在太行之北地也最恨發醅新熟酒。迎冬不待共君嘗。

雁足羊腸虛實巧。對與復道池上巧。婦慈姑同一句。法然香山佳處不在此。

寄獻北都留守裴令公并序

司徒令公分守東洛。移鎮北都。一心勤王。三月成政。形容盛德。實在歌詩。况辱知音。敢不先唱。輒奉五言四十韻寄獻以抒下情。

天上中台正。人間一品高。休明值堯舜。勳業過蕭曹。始擅文三捷。終兼武六韜。動人名赫赫。憂國意切切。盪蔡擒封豕。平齊斬巨鼈。兩河收土宇。四海定波濤。寵重移宮籥。恩新換閭旄。保釐東宅靜。守護北門牢。晉國封疆闊。并州士馬豪。胡兵驚赤幟。邊雁避烏號。令下流如水。仁霑澤似膏。路喧歌五袴。軍醉感單醪。將校森貔武。賓僚儼雉髦。客無煩夜柝。吏不犯秋毫。神在臺駘助。魂亡獫狁逃。德星銷彗孛。霖雨滅腥臊。烽戍高臨代。關河遠控洮。汾雲晴漠漠。朔吹冷颼颼。豹尾交牙戟。虬鬚捧佩刀。通天白犀帶。照地紫麟袍。羌管吹楊柳。燕姬酌蒲萄。銀含鑿落珎。金屑琵琶槽。遙想從軍樂。應忘報國勞。紫微留北闕。綠野寄東皋。忽憶前時會。多慚下客叨。清宵陪燕話。美景從遊遨。花月還同賞。琴詩雅自操。朱絃拂宮徵。洪筆振風騷。近竹開方丈。依林架桔槔。春池八九曲。畫舫兩三艘。徑滑苔粘屐。潭深水沒篙。綠絲縈岸柳。紅粉映樓桃。為穆先陳醴。招劉共藉糟。舞鬟金翡翠。歌頸玉螭螯。盛德終難過。明公豈易遭。公雖慕張范。帝未舍伊皋。眷戀心方結。踟躕首已搔。鸞凰上寥廓。燕雀任蓬蒿。欲獻文狂簡。徒煩思鬱陶。可憐四百字。輕重抵鴻毛。通首分兩段。看前半叙度平蔡齊之勳業。及移鎮北都之治績。而以紫微留北闕二句鎖住。綠野東皋已拖到。昔時宣集事後半叙自己從前交誼。而以盛德終難過四句縈繞。前文述度之寵遇。末方結到獻詩之意。此詩與前集賢林亭卽事五古一篇皆香山極用意之作。高華雅贍。杜甫嗣音。惜結句未免弩末。

看夢得題答李侍卽詩中有文星之句因戲和之

看題錦繡報瓊瓌。俱是人天第一才好遣文星守躔次。亦須防有客星來。

戲語佳趣

早春憶遊思黯南莊因寄長句

南莊勝處心常憶。借問軒車早晚遊。美景難忘竹廊下。好風爭奈柳橋頭。冰消見水多於地。雪霽看山盡

入樓若待春深始同賞。鶯殘花落卻堪愁。
好句疑仙觸境而得著。意求之便乏自然之趣。

杪秋獨夜

無限少年非我伴。可憐清夜與誰同。歡娛牢落中心少。親故凋零四面空。紅葉樹飄風起後。白鬚人立月明中。前頭更有蕭條物。老菊哀蘭三兩叢。

答聞上人來問因何風疾

一牀方丈向陽開。勞動文殊問疾來。欲界凡夫何足道。四禪天始免風災。自注色界四天初禪具三災二禪無火災三禪無水災四禪無風災
戲語作擺脫耳。亦是小機鋒。禪理不必如是。不必不如是。

夜聞箏中彈瀟湘送神曲感舊

縹緲巫山女。歸來七八年。殷勤湘水曲。留在十三絃。苦調吟還出。深情咽不傳。萬重雲水思。今夜月明前。
一氣轉折靈空縹緲。落句不減江上峯青。

戲禮經老僧

香火一爐燈一盞。白頭夜禮佛名經。何年飲著聲聞酒。直到如今醉未醒。
解此可以面壁九年不立文字。

夢得前所酬篇有鍊盡美少年之句因思往事兼詠今懷重以長句答之

鍊盡少年成白首。憶初相識到今朝。昔饒春桂長先折。今伴寒松取後凋。生事縱貧猶可過。風情雖老未全銷。聲華寵命人皆得。若箇如君歷七朝。自注夢得貞元中及今凡仕七朝也

春盡日宴龍感事獨吟

自注開成五年三月三十日作

五年三月今朝盡。客散筵空獨掩扉。病共樂天相伴住。春隨樊素一時歸。聞鶯語移時立。思逐楊花觸處飛。金帶緹腰衫委地。年年衰瘦不勝衣。未免有情誰能遣。此然亦不堪回想矣。

前有別柳枝絕句。夢得繼和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又復戲答柳老春深日。又斜。任他飛向別人家。誰能更學孩童戲。尋逐春風捉柳花。

時熱少見客因詠所懷

冠櫛心多懶。逢迎興漸微。況當時熱甚。幸遇客來稀。濕灑池邊地。涼開竹下扉。露林青篔簹。風架白蕉衣。院靜留僧宿。樓空放妓歸。良殘強歡宴。此事久知非。

宣州崔大夫閣老忽以近詩數十首見示。吟諷之下。竊有所喜。因成長句寄題郡齋。謝元暉。歿吟聲。寢郡閣。寥寥筆硯閒。無復新詩題壁上。虛教遠岫列窗間。忽驚歌雪今朝至。必恐文星昨夜還。再喜宣城章句動。飛觴進賀敬亭山。句句相生白描高手。

晚池泛舟遇景成詠贈呂處士

岸淺橋平池面寬。飄然輕棹泛澄瀾。風且扇引開懷入。樹愛舟行仰卧看。別境客稀知不易。能詩人少詠應難。惟憐呂叟時相伴。同把磻溪舊釣竿。

好句俱以不經意得之香山。晚年詩境如是。

和楊尚書罷相後夏日遊永安水亭招本曹楊侍郎同行

道行無喜退無憂。鈿卷如雲得自由。良治動時為哲匠。巨川濟了作虛舟。竹亭陰合偏宜夏。水檻風涼不

待秋遙愛翩翩雙紫鳳。入同官署出同遊。

如是順寫層層俱到頭。聯對句尤勝。可謂句中。有句。

五年秋病後獨宿香山寺

經年不到龍門寺。今夜何人知我情。還向暢師房裏宿。新秋月色舊難聲。

舊字下得奇卻妙。

飲徒歌伴今何在。雨散雲飛盡不迴。從此香山風月夜。祇應長是一身來。

早入皇城贈王留守僕射

津橋殘月曉沈沈。風露凄清甚著深。城柳宮槐漫搖落。悲愁不到貴人心。

山中五絕句 辭三

嶺上雲

嶺上白雲朝未散。田中青麥旱將枯。自生自滅成何事。能逐東風作雨無。

石上苔

漠漠斑斑石上苔。幽芳靜綠絕纖埃。路傍凡草榮遭遇。曾得七香車輦來。

澗中魚

海水桑田欲變時。風濤翻覆沸天池。鯨吞蛟鬪波成血。深澗遊魚樂不知。

比體暗指甘露事。

和敏中洛下即事

昨日池塘春草生。阿蓮新有好詩成。花園到處鶯呼入。駿馬遊時客避行。水暖魚多似南國。人稀塵少勝

西京洛中佳境應無限。若欲諳知問老兄。

和敏中新授戶部員外郎西歸

千里歸程三伏天。官新身健馬翩翩。衝赤日加餐飯。上到青雲穩著鞭。長慶老郎唯我在。客曹故事望

君傳。前鴻後雁行將續。相去迢迢二十年。自注長慶初予為主客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去今二十一年也

舊唐書武宗聞居易名欲相之以問李德裕德裕言居易病廢敏中文類其兄有器識即除翰林學士

時方為庫部郎中未逾三年入相

覽廬子蒙侍御舊詩多與微之唱和感今傷昔因贈子蒙題於卷後

早聞元九詠君詩。恨與廬君相識遲。今日逢君開舊卷。卷中多道贈微之。相看掩淚情難說。別有傷心事

豈知聞道感陽墳。上樹已抽三丈白楊枝。

清空一氣直從肺腑中流出不知是血是淚筆墨之痕俱化

汪立名曰北夢瑣言云白太保與元相國友善以詩道著名時號元白其集內有哭元相詩云相看掩

淚俱無語等句洎自撰墓誌云與劉夢得為詩友殊不言元公人疑其隙終也按此語在醉吟先生傳

中非墓志也傳末曰於時開成三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則是微之歿久矣其所謂如滿為空門友章

楚為山水友夢得為詩友皇甫朗之為酒友皆就當時在洛之人而言非該舉平生也且公晚年哭微

之作甚多有夢微之詩云夜來攜手夢同遊最起盈中淚莫收又聞歌者唱微之詩云時向歌中聞一

句未容傾耳已傷心感悼悽愴如在初歿隙終之語豈不大謬耶又考史傳皆作白少傅即公詩內止

有少傅官停語並無稱太保者不知何所本也

新小灘

石淺沙平流水寒。水邊斜插一漁竿。江南客見生鄉思。道似嚴陵七里灘。

喜入新年自詠自注時年七十一

白鬚如雪五朝臣。又值新正第七旬。老過占他藍尾酒。病餘收得到頭身。銷磨歲月成高位。比類時流是幸人。大歷年中騎竹馬。幾人得見會昌春。

每句中合一喜字結處收應五朝筆力健舉老年精神魂魄如是真不可及

夏日與開禪師林下避暑

落景牆西塵土紅。伴僧閒坐竹泉東。綠蘿潭上不見日。白石灘邊長有風。熱惱漸知隨念盡。清涼常願與人同。每因毒暑悲親故。多在炎方瘴海中。自注是歲潮郡等郡皆有親友謫居

稽古錄曰開成五年楊嗣復貶潮州李珣貶韶州

談氏小外孫玉童

外翁七十孫三歲。笑指琴書欲遣傳。自念老夫今耄矣。因思稚子更茫然。中朗餘慶鍾羊祜。子幼能文似馬遷。才與不才爭料得。東牀空後且嬌憐。自注談氏初逝

楊柳枝詞

一樹春風千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四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

風致翩翩

雲溪友議曰居易有效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為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高邁而小蠻方豐艷因楊柳詞以託意云

詔取永豐柳植禁苑感賦

一樹衰殘委泥土。雙枝榮耀植天庭。定知元象今春後。柳宿光中添雨星。

雲溪友議曰。宣宗朝。國樂唱前詞。上問誰作。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遂因東使命。取永豐柳兩枝。植於禁中。居易感上知其名。且好尚風雅。又為詩一章。

池上篇并序

都城風土。水木之勝。在東南偏。東南之勝。在履道里。里之勝。在西北隅。西開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樂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島樹橋道。開之初。樂天既為主。喜且曰。雖有臺無粟。不能守也。乃作池。東粟廩。又曰。雖有子弟。無書不能訓也。乃作池北書庫。又曰。雖有賓朋。無琴酒不能娛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馬。樂天罷杭州刺史時。得天竺石一華亭鶴二。以歸。始作西平橋。開環池路。罷蘇州刺史時。得太湖石白蓮。折腰菱。青板舫。以歸。又作中高橋。通三島。選罷刑部侍郎時。有粟千斛。書一車。洎臧獲之。習莞磬。絃歌者。指百以歸。先是潁川陳孝山與釀法酒。味甚佳。博陵崔晦叔與琴韻甚清。蜀客姜發授秋思。聲甚淡。弘農楊貞一與青石三方。長平滑。可以坐卧。太和三年夏。樂天始得請為太子賓客。分秩於洛下。息躬於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與洎吾不才身。今率為池中物矣。每至池風。春池月秋。水香蓮開之旦。露清鶴唳之夕。拂楊石舉陳酒。援崔琴彈姜秋思。頽然自適。不知其他。酒酣琴罷。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或凝或散。悠揚於竹煙波月之間者。久之。曲未竟。而樂天陶然已醉。睡於石上矣。睡起偶詠。非詩非賦。阿龜握筆。因題石間。視其粗成韻章。命為池上篇云爾。

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庭。有橋有船。有書有酒。有歌有絃。有叟在中。白鬚飄然。識分知足。外無求焉。如鳥擇木。姑務巢安。如龜居坎。不知海寬。

靈鶴怪石紫菱白蓮皆吾所好盡在吾前時飲一盃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雞犬閒閒優哉游哉吾將終老乎其間

池上佳境詳於序中詩更不靚縷淡淡寫來自見老潔識分知足四字是樂天一生得力處真覺受用在序中未及詩中特為清出可謂蒼汰踰分營營無厭者痛下針砭

汪立名曰按公有奉和牛思黯太湖石兼呈夢得詩其末云共嗟無此分虛管太湖來自注與夢得俱典姑蘇而不獲此石而此詩序中又云罷蘇州刺史時得太湖石豈歸洛既久舊物皆不復存耶

齒落辭并序

開成二年予春秋六十六瘠黑衰白老狀具矣而雙齒又墮慨然感歎者久之因為齒落辭以自廣其辭曰

嗟嗟乎雙齒自吾有之爾俾爾嚼肉咀蔬銜杯漱水豐五層草滋吾血髓從幼逮老勤亦至矣幸有輔車非無斷齧胡然捨我一旦雙落齒雖無情吾豈無情老與齒別齒隨涕零我老日來爾去不迴嗟嗟乎雙齒孰謂爾來哉孰謂爾去哉齒不能言請以意宣為口中之物忽乎六十餘年昔君之壯也血剛齒堅今君之老矣血衰齒寒輔車斷齧日削月蝕上參差而下飢餓曾何足以少安嘻君其聽哉女長辭姓臣老辭主髮良辭頭葉枯辭樹物無細大功成者去君何嗟嗟獨不聞諸道經我身非我有也蓋天地之委形君何嗟嗟又不聞諸佛說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由是而言君何有焉所宜委百骸而順萬化胡為乎嗟嗟於一牙一齒之間吾應曰吾過矣爾之言然

游戲名通莊子寓言之旨也後段分三層功成者去一層是盛衰相尋之理道經一層歸於曠達佛說一層哀諸虛無小中見大視韓愈落齒詩更覺波瀾不竭

不能忘情吟

樂天既老。又病風。乃錄家事。會經費。去長物。妓有樊素者。年二十餘。綽綽有歌舞態。善唱楊枝。人多以曲名名之。由是名聞洛下。籍在經費中。將放之。馬有駱者。駟壯駿穩。乘之亦有年。籍在經物中。將鬻之。圍人牽馬出門。馬驥首反顧。一鳴。聲音聞似知去而旋戀者。素聞馬嘶。慘然立。且拜。婉孌有辭。自注辭辭畢。泣下。予聞素言。亦愍默不能對。且命迴勒反袂。飲素酒。自飲一杯。快吟數十聲。聲成文。文無定句。句隨吟之短長也。凡二百五十五言。噫。予非聖達。不能忘情。又不至於不及情者。事來攪情。情動不可。柅因自哂。題其篇曰。不能忘情吟。吟曰。

鬻駱馬兮。放楊柳枝。淹翠黛兮。頓金羈。馬不能言兮。長鳴而卻顧。楊柳枝再拜長跪而致辭。辭曰。主乘此駱五年。凡千有八百日。銜檠之下。不驚不逸。素事主十年。凡三千有六百日。巾櫛之間。無違無失。今素貌雖陋。未至哀摧。駱力猶壯。又無虺隤。即駱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以送主一杯。一旦雙去。有去無迴。故素將去。其辭也苦。駱將去。其鳴也哀。此人之情也。馬之情也。豈主君獨無情哉。予俯而歎。仰而吟。且曰。駱駱爾勿嘶。素素爾勿啼。駱反廐。素反圍。吾疾雖作。年雖頽。幸未及項羽之將死。何必一日之內。棄離兮。而別處兮。乃自素兮。素兮。為吾歌楊柳枝。我姑酌彼金壘。我與爾歸醉鄉去來。

借樊素語問答成篇。亦因序中摹寫盡致。故作此變化避就之法。

冷齋夜話曰。東坡南遷。侍兒王朝雲者。請從行。東坡嘉之。作詩有不學楊枝別樂天句。其序云。世謂樂天有鬻駱放楊枝詞。嘉其至老病不忍去也。然夢得詩曰。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同樊素一時歸。則是樊素竟去也。

江南喜逢蕭九微。因話長安舊遊。戲贈五十韻。

憶昔嬉遊伴。多陪歡宴場。寓居同永樂。幽會共平康。師子尋前曲。聲兒出內坊。花深態奴宅。竹錯得憐堂。庭晚開紅藥。門閒蔭綠楊。經過恁同巷。居處盡連牆。時世高梳髻。風流澹作妝。戴花紅石竹。帳暈紫檀榔。鬢動懸蠅翼。釵垂小鳳行。拂胸輕粉絮。煖手小香囊。選勝移銀燭。邀權舉玉觴。爐煙凝麝氣。酒色注鵝黃。急管停還奏。繁絃慢更張。雪飛迴舞袖。塵起繞歌梁。舊曲翻調笑。新聲打義揚。多情推阿鞞。巧語許秋娘。風暖春將暮。星迴夜未央。宴餘添粉黛。坐久換衣裳。結伴歸深院。分頭入洞房。彩帷開翡翠。羅薦拂鴛鴦。留宿爭牽袖。貪眠各占牀。綠窗籠水影。紅壁背燈光。索鏡收花鈿。邀人解袷襜。暗嬌妝靨笑。私語口脂香。怕曉聽鐘坐。羞明映幔藏。眉殘蛾翠淺。髮解綠雲長。聚散知無定。憂歡事不常。離筵開夕宴。別騎促晨裝。去住青門外。留連滌水傍。車行遙寄語。馬駐共相望。雲雨分何處。山川共異方。野行初寂寞。店宿乍栖惶。別後嫌宵永。愁來厭歲芳。幾看花結子。頻見露為霜。歲月何超忽。音容坐渺茫。往還書斷絕。來去夢遊揚。自我辭秦地。逢君客楚鄉。當嗟異岐路。忽喜共舟航。話舊堪垂淚。思鄉數斷腸。愁雲接平峽。淚竹近瀟湘。月落江湖闊。天高節候涼。浦深煙渺渺。沙冷月蒼蒼。紅葉江楓老。青蕪驛路荒。野風吹蟋蟀。湖水浸菰蔣。帝路何由見。心期不可忘。舊遊千里外。往事十年強。春晝提壺飲。秋林摘橘嘗。強歌還自感。縱飲不成狂。永夜長相憶。逢君各共傷。殷勤萬里意。并寫贈蕭郎。

通首分三段憶昔嬉遊伴直起至髮解綠雲長一段叙長安舊遊也聚散知無定二句作一轉至來去夢遊揚一段叙別後星霜屢易也自我辭秦地以下叙正面撫今追昔滿目蒼涼殊有對此茫茫百端交集之感末以贈字作結篇法完密

送劉郎中赴任蘇州

仁風膏雨去隨輪。勝境歡遊到逐身。水驛路穿兜店月。花船棹入女湖春。

自注語兜店女宣城獨詠窗中墳湖皆勝地也

岫柳憚單題汀上蘋。何似姑蘇詩太守。吟詩相繼有三人。自注領吳郡日劉嘗贈予詩曰蘇州太守例能詩西掖吟來替左司故有三人之戲耳

汪立名曰按語免即禦免吳越分境越國西北置禦免與吳分為界通典注云在嘉興縣南有地名禦免也國語曰吾用禦免臨之今俗作語字又吳改未與為嘉興隋廢唐武德四年復置九年省入吳縣

貞觀八年復置屬蘇州女墳湖吳地記云吳王葬女取土成湖又郡國志王女墳在郭西云闔廬食蒸魚嘗半而與女女怒自殺闔廬痛之葬於國西闔門外文石為柳金鼎玉杯銀尊珠襦悉以送女又記

云以水繞墳因名女墳湖白蘋洲在湖州雲溪之東南去州一里洲上有魯公顏真卿芳菲亭內有梁

太守柳憚詩云汀洲采白蘋日暮江南春因以為名以上並見太守寰宇記

靈巖寺

館娃宮畔千年寺。水澗雲長客到稀。聞說春來更惆悵。百花深處一僧歸。

寄韜光禪師

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原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

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

汪立名曰按方輿勝覽處州有天竺寺在水東三里東坡天竺寺詩香山居士留遺跡一首序云予年

十二先君自處州歸謂予言近城山中天竺寺有白樂天親書一山門作兩山門詩筆勢奇逸墨蹟如

新今四十年予來訪之則詩已亡有刻石存耳感涕不已而作是詩又東坡書樂天此詩後云唐韜光

禪師自錢塘天竺來往是山樂天守蘇日以此詩寄之慶曆中先君遊此猶見樂天真蹟後四十七年

軾南遷過處復經此寺徒見石刻而已紹聖元年八月十七日是此詩因寄處州也但韜光禪師本住

靈隱故詩中有天香桂子語咸淳臨安志靈山之陰北澗之陽即靈隱寺南山之南南澗之陽即天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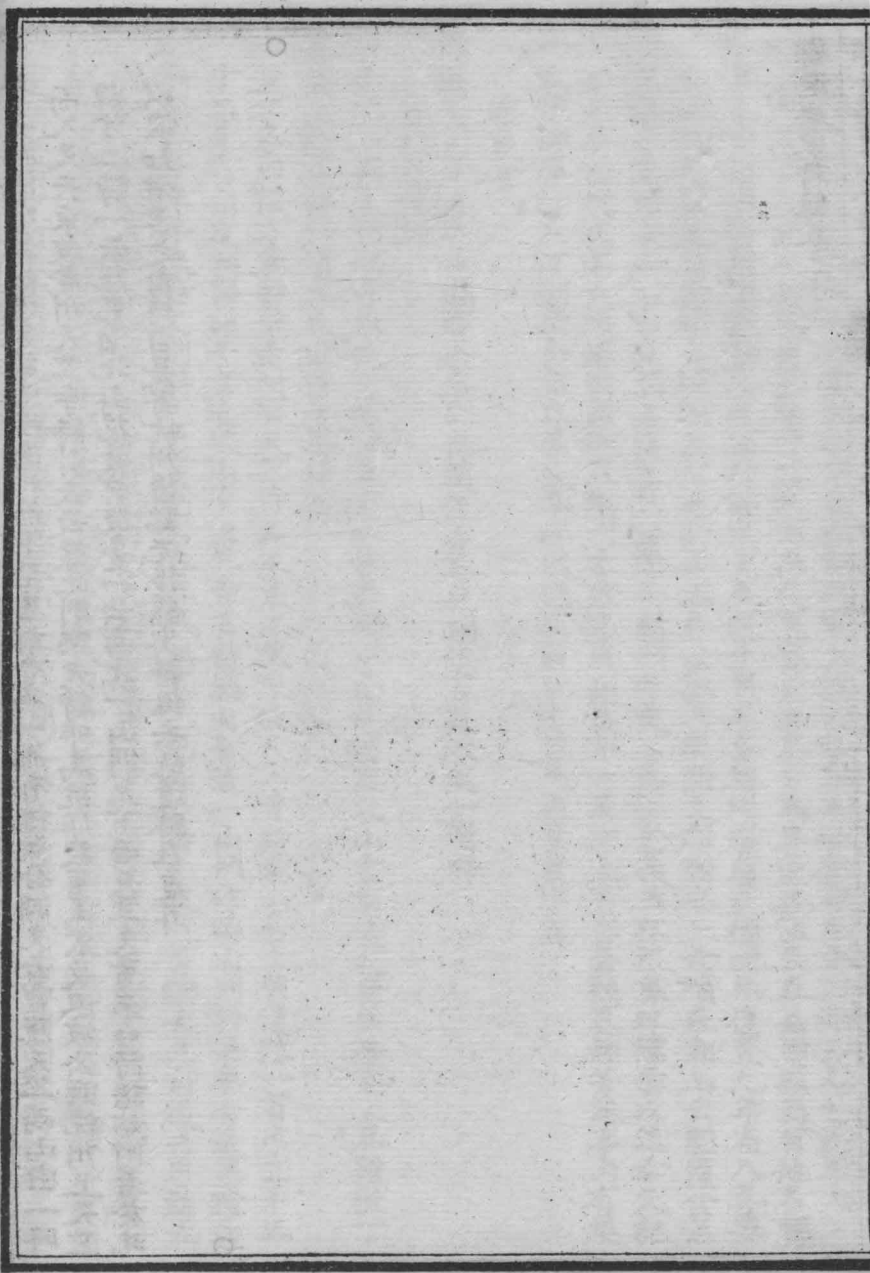
寺

寺

寺

寺二湖流水號錢源泉繞寺峰南北而下至峯前合為一湖有橋號合湖又云靈隱天竺兩山由一門而入又云東坡處州天竺寺詩引云云據此則樂天詩非為杭作故舊志不收但坡公贈杭州上天竺辨才二詩一云想見南北山花發前後臺一云南北一山門上下雨天竺又皆采白詩語姑附着於此以俟知者要之白詩自是寄杭州後詔光祿錫與詩俱去故遺跡在處耳

御選唐詩醇卷二十六



御選唐宋詩醇卷之二十七

昌黎韓愈詩一

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而其詩亦卓絕千古論者常以文掩其詩甚或謂於詩本無解處夫唐人以詩名家者多以文名家者少謂韓文重於韓詩可也直斥其詩為不工則羣兒之愚也大抵議韓詩者謂詩自有體此押韻之文格不近詩又豪放有餘深婉不足常苦意與語俱盡蓋自劉放沈括時有異同而黃魯直陳師道輩遂羣相訾謗歷宋元明異論間出此實昧於昌黎得力之所在未嘗沿波以討其源則真不辨詩體者也夫六義肇興體裁斯別言閒而意該節短而韻長含吐抑揚雖重複其詞而彌有不盡之味此風人之旨也至於二雅三頌鋪陳終始竭情盡致義存乎揚厲而不病其夸情迫於呼號而不嫌其激其為體迥異於風非特詞有繁簡其意之顯隱固殊焉千古以來寧有以少含蓄為雅頌之病者乎然則唐詩如王孟一派源出於風而愈則本之雅頌以大暢厥辭者也其生平論詩專主李杜而於治水之航磨天之刃慷慨追慕誠欲效其震蕩乾坤陵暴萬類而後得盡吐其奇傑之氣其視清微淡遠雅詠溫恭殊不足以盡吾才然偶一為之餘力亦足以相及如琴操及南溪諸作具在特性所不近不多作耳而仰攻者顧執多少之數以判優絀之數乎擬桃源為樂土而輒謂淇河太華之賦人求仙佛之元虛而反以聖賢經天緯地為多事此其說固不待智者而決也今試取韓詩讀之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誠不減於李其渾涵汪洋千彙萬狀誠不減於杜而風骨峻峭腕力矯變得李杜之神而不襲其貌則又拔奇於二子之外而自成一家夫詩至足與李杜鼎立而論定猶有待於千載之後甚矣詩道之難言也然元稹固嘗推杜而抑李歐陽修又主退之不主子美李杜已然在愈故應不免彼自鳴自息者又烏足與深辨哉茲集所登為古詩者什八為律詩者什二蓋愈詩偏以古勝此自有定論也聯句之盛前此未有以非一人

所得專美姑置不錄若夫集外遺詩如嘲軒睡辭唱歌淺俚醜惡假託無疑直應削去而不容列諸集中者也

元和聖德詩 并序

臣愈頓首再拜言臣伏見皇帝陛下即位以來誅流姦臣朝廷清明無有敢蔽外斬楊惠琳劉闢以收夏蜀東定青徐積年之叛海內怖駭不敢違越郊天告廟神靈歡喜風雨晦明無不從順太平之期適當今日臣蒙被恩澤日與羣臣序立紫宸殿陛下親望穆穆之光而其職業又在以經籍教導國子誠宜率先作歌詩以稱道盛德不可以辭語淺薄不足以自效為解輒依古作四言元和聖德詩一篇凡千有二十四字指事實錄具載明天子文武神聖以警動百姓耳目傳示無極其詩曰

皇帝即阼物無違拒曰暘而暘曰雨而雨惟是元年有盜在夏欲覆其州以踵近武皇帝曰嘻不在我貪鄙為難縱則不可出師征之其眾十旅軍其城下告以禍福腹敗枝披不敢保聚擲首陣外降幡夜豎疆外之險莫過蜀土章臯去鎮劉闢守後血人於牙不肯吐口開庫唱士曰隨所取汝張汝弓汝鼓汝鼓汝為表書求我帥汝事始上聞在列咸怒皇帝曰然嗟遠士女苟附而安則且付與讀命於庭出節少府朝發京師夕至其部關喜謂黨汝振而伍蜀可全有此不當受萬牛鬻矣萬甕行酒以錦纏股以紅帕首有愜其兇有餌其誘其出穰穰隊以萬數遂劫東川遂據城阻皇帝曰嗟其又可許爰命崇文分卒禁禦有安其軀無暴我野日行三十徐壁其石關黨聚謀鹿頭是守崇文奉詔進退規矩戰不貪殺攜不濫數四方節度整兵頓馬上章請討俟命起坐皇帝曰嘻無汝煩苦荆并洎梁在國門戶出師三千各選爾醜四軍齊作殷其如阜或拔其角或脫其距長驅洋洋無有齟齬八月壬午關棄城走載妻與妾包裏稚乳是日崇文入處其字分散遂捕搜原別數關躬見窘無地自處俯視大江不見州渚遂自顛倒若杆投向

取之江中。枷脰械手。婦女鬻鬻。啼哭拜叩。來獻闕下。以告廟社。周示城市。咸使觀覩。解脫繫索。又以砧斧。婉婉弱子。赤立偃僵。牽頭曳足。先斷腰膂。次及其徒。體骸撐拄。末乃取闕。駭汗如寫。揮刀紛紛。爭割膾脯。優賞將吏。扶珪綴組。帛堆其家。粟塞其廩。哀憐陣沒。廩給孤寡。贈官封墓。周币宏溥。經戰伐地。寬免租簿。施令酬功。急疾如火。天地中間。莫不順序。幽恆青魏。東盡海浦。南至徐蔡。區外雜虜。恒威報德。踧踖蹈舞。掉葉丘草。私習蓋蓋。來請來覲。十百其耦。皇帝曰吁。伯父叔舅。各安爾位。訓厥吐晦。正月元日。初見安祖。躬執百禮。登降拜俯。薦於新宮。視瞻梁栢。感見容色。淚落入俎。侍祠之臣。助我惻楚。乃以上辛。於郊用牡。除於國南。鱗笄毛簷。廬墓周施。開揭磊砢。獸盾騰拏。圓壇帖妥。天兵四羅。旂常婀娜。駕龍十二。魚魚雅雅。宵昇於邱。奠璧獻斝。眾樂驚作。轟應融冶。紫誠噓呵。高靈下墜。羣星從坐。錯落侈侈。日君月妃。煥赫婁姬。瀆鬼濛鴻。嶽祗業哉。飫沃羶鄉。產祥降嘏。鳳皇應奏。舒翼自拊。赤鱗黃龍。逶陀結糾。卿士庶人。黃童白叟。踴躍歡呀。失喜噎歐。乾清坤夷。境落褻舉。帝車迴來。日正當午。幸丹鳳門。大赦天下。滌濯剗礪。磨滅瑕垢。續功臣嗣。拔賢任耆。孩養無告。仁滂施厚。皇帝神聖。通達古今。聽聰視明。一似堯禹。生知法式。動得理所。天錫皇帝。為天下主。并包畜養。無異細鉅。億載萬年。敢有違者。皇帝儉勤。盥濯陶瓦。斥遣浮華。好此締紉。敕戒四方。侈則有咎。天錫皇帝。多麥與黍。無召水旱。耗於雀鼠。億載萬年。有富無翼。皇帝正直。別白善否。擅命而狂。既翦既去。盡逐羣姦。靡有遺侶。天錫皇帝。庖臣碩輔。博問遐觀。以置左右。億載萬年。無敢余侮。皇帝大孝。慈祥悌友。怡怡愉愉。奉皇太后。浹於族親。濡及九有。天錫皇帝。與天齊壽。登茲太平。無怠永久。億載萬年。為父為母。博士臣俞。職是訓詁。作為歌詩。以配吉甫。

典雅處似毛詩質峭處似秦碑華潤處似文選然通體質峭居多首尾頌揚亦彌與秦碑為近 誅闕一
段借以悚動藩鎮前人論之詳矣至幽恆青魏一段為諸道震懾而朝廷慰安鎮撫得體有威尤是最著

意處

穆修曰退之元和聖德詩淮西碑柳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制作如經能舉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
筆墨閒錄曰此序乃司馬遷之文非相如文也

張栻曰誦退之聖德頌至婉婉弱子赤立偃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處世榮舉子由之說曰此李斯頌
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愧於風雅何其陋也此說如何曰退之筆力高得斬截處即斬截他豈不
知此所以為此言者必自有說蓋欲使藩鎮聞之畏罪懼禍不敢叛耳今人讀之至此猶且寒心況當
時藩鎮乎此正是合於風雅處只如牆有茨桑中諸詩或以為不必載而龜山乃曰此衛為夷狄所滅
之由退之之言亦此意也退之之意過於子由遠矣大抵前輩不可輕議

樊汝霖曰此詩蘇黃門獨謂不然且曰此特憲宗命崇文誅一劉闢爾其言闢棄城走爭刳膾脯何其
瑣屑之甚謂之造語工則可謂之得雅體未也詩載文王伐崇武王伐紂固自有體退之獨不到此耶
亦其少年所為文也按公時年四十不可謂少大抵德不足則夸憲宗功烈固偉比文武則有閒矣王
荆公嘗論詩曰周頌之詞約約所以為嚴德盛故也魯頌之詞侈侈所以為夸德不足故也是詩也其
亦魯頌之謂歟

彥周詩話曰韓退之元和聖德詩云駕龍十二魚魚雅雅其深於詩者耶

琴操十首

將歸操 孔子之趙聞殺鳴犢作

狄之水兮其色幽幽我將濟兮不得其由涉其淺兮石齧我足乘其深兮龍入我舟我濟而悔兮將安歸
尤歸兮歸兮無與石鬪兮無應龍求

喻意奇警

倚蘭操 孔子傷不逢時作

蘭之猗猗揚揚其香不採而佩於蘭何傷今天之旋其昌為然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貿貿薺麥之茂子如不傷我不爾觀薺麥之茂薺麥之有君子之傷君子之守

薺麥二語妙於和平君子二語妙於斬截寫得安土樂天意出

龜山操 孔子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諫不從望龜山而作

龜之氣兮不能雲雨龜之枿兮不中梁柱龜之大兮祇以奮魯知將墮兮哀莫余伍周公有鬼兮嗟余歸

輔

一結深痛

越裳操 周公作

雨之施物以準我何意於彼為自周之先其艱其勤以有疆宇私我後人我祖在上四方在下厥臨孔威敢戲以侮孰荒於門孰治於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

我何意於彼為不享其贄不臣其人妙用盡此六字四海既均越裳是臣愈淡愈妙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也

李光地曰孰荒於門孰治於田言豈有荒於門而能治於田者見非安近無以服遠起下兩句意

拘幽操 文王美里作

目窈窕兮其凝其盲耳肅肅兮聽不聞聲朝不日出兮夜不見月與星有知無知兮為死為生嗚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

伊川程子曰退之作琴操有曰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道文王意中事前後之人道不到此徐仲車言退之拘幽操謂文王囚姜里作乃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可謂知文王之用心矣凱風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而云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重自責也

岐山操 周公為太王作

我家於幽自我先公伊我承序敢有不同今狄之人將土我疆民為我戰誰使死傷彼岐有岨我往獨處爾莫余追無思我悲

履霜操

尹吉甫子伯奇無罪為後母譖而見逐自傷作

父兮兒寒母兮兒飢兒罪當答逐兒何為兒在中野以宿以處四無人聲誰與兒語兒寒何衣兒飢何食兒行於野履霜以足母生眾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兒寧不悲結處獨呼母憐更得神解

雉朝飛解

牧犢子七十無妻見雉雙飛感之而作

雉之飛於朝日羣雌孤雄意氣橫出當東而西當啄而飛隨飛隨啄羣雌粥粥嗟我雖人曾不如彼雉難生身七十年無一妾與妃

別鵲操

商陵穆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其改娶其妻聞之中夜悲嘯穆子感之而作

雄鵠銜枝來雌鵠啄泥歸巢成不生子大義當乖離江漢水之天鵠身鳥之微更無相逢日且可繞樹相隨飛

殘形操

曾子夢見一狸不見其首作

有獸維狸兮我夢得之其身孔明兮而頭不知吉凶何為兮覺坐而思巫咸上天兮識者其誰

滄浪詩話曰韓退之琴操高古正是本色非唐賢所及

漁隱叢話曰唐子西語錄云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之人用樂府為題者直當代其人措辭如公無
渡河須作妻止其夫之辭太白輩或失之惟退之琴操得體琴操柳子厚不能作子厚皇雅退之亦不
能作也

沈德潛曰琴操諸篇深婉忠厚得風雅之正

南山詩

吾聞京城南。茲維韋山園。東西兩際海。巨細難悉究。山經及地志。茫昧非受授。團辭試提挈。挂一念萬漏。
欲休諒不能。粗叙所經觀。嘗昇崇邱望。戢戢見相溱。明明出稜角。縷脈碎分繡。蒸嵐相頹洞。表裏忽通透。
無風自飄簸。融液煦柔茂。橫雲時平凝。黯黯露數岫。天空浮修眉。濃綠畫新就。孤撐有峻絕。海浴褰鵬喙。
春陽潛沮洳。濯濯吐深秀。巖巖雖崖萃。軟弱類含酎。夏炎百木盛。陰鬱增埋覆。神靈日歎歎。雲氣爭結構。
秋霜喜刻轢。磔卓立癯瘦。參差相疊重。剛耿陵宇宙。冬行雖幽墨。冰雪工琢鏤。新曦照危甍。億丈恒高表。
明昏無停態。頃刻異狀候。西南雄太白。突起莫閉籬。藩都配德運。分宅占丁戊。逍遙越坤位。詎訐臨乾實。
空虛寒兢兢。風氣較搜漱。朱維方燒日。陰霰縱騰糅。昆明大池北。去覲偶晴晝。緜聯窮俯視。倒側困清漚。
微瀾動水面。躑躅躁猱狖。驚呼惜破碎。仰喜呀不仆。前尋徑杜墅。奎蔽畢原陋。崎嶇上軒昂。始得觀覽富。
行行將遂窮。嶺陸煩互走。勃然思圻裂。擁掩難恕宥。巨靈與夸蛾。遠賈期必售。還疑造物意。固護善精祐。
力雖能排幹。雷電怯呵詬。攀緣脫手足。蹭蹬抵積甃。茫如試矯首。壅塞生恟愁。感容畏蕭爽。近新迷遠藹。
拘官計日月。欲進不可又。因緣窺其湫。疑湛闕陰罟。魚蝦可俯掇。神物安敢寇。林柯有脫葉。欲墮驚鷲救。
爭銜鸞環飛。投葉急哺噉。旋歸道迴晚。達枿壯復奏。吁嗟信奇怪。峙質能化質。前年遭遣謫。探歷得邂逅。

初從藍田入。顧盼勞頰。時天晦大雪。淚目苦矇眊。峻塗拖長冰。直上若懸溜。褰衣步推馬。顛蹶退且復。
蒼黃忘遐眎。所瞻纒左右。杉篁吃蒲蘇。果耀攢介冑。專心憶平道。脫險逾避臭。昨來逢清霽。宿願忻始副。
崢嶸躋冢頂。倏閃雜艱舳。前低劃開闕。爛漫堆眾皴。或連若相從。或感若相關。或妥若弭伏。或竦若驚雉。
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輻輳。或翩若船遊。或決若馬驟。或背若相惡。或向若相佑。或亂若抽筭。或嶮若注灸。
或錯若繪畫。或縵若篆籀。或羅若星離。或翁若雲逗。或浮若波濤。或碎若鋤耨。或如貴育倫。賭勝勇前購。
先強勢已出。後鈍嗔誼譎。或如帝王尊。叢集朝賤幼。雖親不褻狎。雖遠不悖謬。或如臨食案。有核紛釘鉅。
又如遊九泉。墳墓包棺柩。或壘若盆鑿。或揭若甃。或覆若曝鼈。或頽若寢獸。或蜿若藏龍。或翼若搏鷲。
或齊若友朋。或隨若先後。或迸若流落。或顧若宿留。或戾若仇讎。或密若婚媾。或儼若峩冠。或翻若舞袖。
或屹若戰陣。或圍若蒐狩。或靡然東注。或偃然北首。或如火焙燄。或若氣饋餉。或行而不輟。或遺而不收。
或斜而不倚。或弛而不殼。或赤若充鬮。或煉若柴槨。或如龜坼兆。或若卦分繇。若前橫若剝。或後斷若垢。
延延離又屬。共共叛還遯。喁喁魚闕浮。落落月經宿。閭闔樹墻垣。嶽嶽架庫廩。參參削劍戟。煥煥銜瑩琇。
數數花披莠。闐闐屋摧雪。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狃。超超出猶奔。蠢蠢駭不懋。大哉立天地。經紀肖營媵。
厥初孰開張。僂俛誰勸侑。創茲樸而巧。戮力忍勞疚。得非施斧斤。無乃假詛咒。鴻荒竟無傳。功大莫酬儻。
嘗聞於相官。芬苾降歌嘏。斐然作歌詩。惟用贊報醜。
入手虛冒開。局嘗昇崇邱。以下總叙南山大槩。春陽四段叙四時變態。太白昆明雨段言南山方隅連亘。
之所自。頃刻異狀。候以上只是大略。遠望未嘗身歷。瞻太白俯昆明。眺望乃有專注。而猶未登涉也。徑杜
墅上軒昂志。窮觀覽矣。踏蹬不進。僅一窺龍湫。止焉。遭貶由藍田行。則又跋涉艱危。無心觀覽也。層層頓
挫。引滿不發。直至昨來逢清霽。以下乃舉憑高縱目所得景象。傾囊倒篋而出之。疊用或字。從北山詩化

出比物取象盡態極妍然後用大哉一段煞住通篇氣脈逶迤筆勢竦峭蹊徑曲折包孕宏深非此手亦不足以稱題也

潛溪詩眼曰孫莘老嘗謂老杜北征勝退之南山詩王平甫以為南山勝北征終不能相服時山谷尚少乃曰若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以與國風雅頌相為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論遂定

洪興祖曰此詩似上林子虛賦才力小者不可到也

晁說之曰韓文公詩號狀體謂鋪叙而無含蓄也若雖親不褻狎雖遠不悖謬該於理多矣

顧嗣立曰此等長篇亦從騷賦化出然卻與焦仲卿妻杜陵北征諸長篇不同者彼則實叙事情此則虛摹物狀公以畫家之筆寫得南山靈異縹緲光怪陸離中閒連用五十一或字復用十四疊字正如駿馬下岡手中脫轡忽用大哉立天地數語作收又如柝聲忽驚萬籟皆寂

謝自然詩

采州南充縣寒女謝自然童駿無所識但聞有神仙輕生學其術乃在金泉山繁華榮慕絕父母慈愛捐疑心感魘魅恍惚難具言一朝坐空室雲霧生其間如聆笙竽韻來自冥冥天白日變幽晦蕭蕭風景寒簷極翫明滅五色光屬聯觀者徒傾駭踟躕詎敢前須臾自輕舉飄若風中煙茫茫八紘大影響無由緣里胥上其事郡守驚且歎驅車領官吏吐俗爭相先入門無所見冠履同蛻蟬皆云神仙事灼灼信可傳余聞古夏后象物知神姦山林民可入魘魘莫逢旃逶迤不復振後世恣欺謾幽明紛雜亂人鬼更相殘秦皇雖篤好漢武洪其源自從二主來此禍竟連連木石生怪變狐狸騁妖患莫能盡性命安得更長延人生處萬類知識最為賢奈何不自信反欲從物遷往者不可悔孤魂抱深冤來者猶可誡余言豈空文

人生有常理。男女各有倫。寒衣及飢食。在紡織耕耘。下以保子孫。上以奉君親。苟異於此道。皆為棄其身。噫乎彼寒女。永託異物羣。感傷遂成詩。昧者宜書紳。

前叙後斷。排斥不遺餘力。人詫其白日飛昇。吾獨為孤魂冤痛。警世至深切矣。凝心感魑魅。一語包括。半部楞嚴。

李光地曰。世固自有仙道。自韓子言之。則皆鬼魅所為也。信乎。白其入於鬼魅者多矣。故首曰。凝心感魑魅。後曰。木石生怪。變狐狸。騁妖患。而中叙其昇舉之候。風寒幽晦。則非休徵。可知。然韓子本意。雖視仙道猶鬼道也。故曰。莫能盡性命。安得更長延。其記夢云。安能從汝。巢神山。則直謂世無仙道。但窟宅巖崖。羣彼異物耳。

顧嗣立曰。公排斥佛老。是生平得力處。此篇全以議論作詩。詞嚴義正。明目張膽。原道佛骨表之亞也。集仙錄曰。謝自然居果州南充縣。年十四修道。不食。築室於金泉山。貞元十年十一月二十日辰時。白日昇。天士女數千人。咸共瞻仰。須臾。五色雲遮。互一川。天樂異香。散漫刺史李堅表聞。詔褒美之。

秋懷詩十一首

窗前兩好樹。眾葉光蕤蕤。秋風一披拂。策策鳴不已。微燈照空牀。夜半偏入耳。愁憂無端來。感歎成坐起。天明視顏色。與故不相似。羲和驅日月。疾急不可恃。浮生雖多塗。趨死惟一軌。胡為浪自苦。得酒且歡喜。白露下百草。蕭蘭共雕悴。青青四墻下。已復生滿地。寒蟬警寂寢。蟋蟀鳴自恣。運行無窮期。稟受氣苦異。適時各得所。松柏不必貴。

彼時何卒卒。我志何曼曼。屏首空好飲。廉頗尚能飯。學堂日無事。驅馬適所願。茫茫出門路。欲去聊自勸。歸還閱書史。文字浩千萬。陳跡竟誰尋。賤嗜非貴獻。丈夫意有在。女子乃多怨。

秋氣日惻惻。秋空日凌凌。上無枝上蜩。下無盤中蠅。豈不感時節。耳目失所憎。清曉卷書坐。南山見高陵。其下澄秋水。有蛟寒可噉。惜哉不得往。豈謂吾無能。

用意與同谷六歌畧同

離離掛空悲。感感抱虛警。露泣秋樹高。蟲吊寒夜永。歛退就新懦。趨營悼前猛。歸愚識夷塗。汲古得修綆。名浮猶有恥。味薄真自幸。庶幾遺悔尤。卽此是幽屏。

此首特多見道之言

葛立方曰此則陶潛歸去來辭覺今是昔非之意似有所悟也

今晨不成起。端坐盡日景。蟲鳴空幽幽。月吐窗囹囹。喪懷若迷方。浮念劇含梗。塵埃慵伺候。文字浪馳騁。尚須勉其頑。王事有朝請。

秋夜不可晨。秋日苦易暗。我無汲汲志。何以有此憾。寒雞空在棲。缺月煩屢瞰。有琴具徽絃。再鼓聽愈淡。古聲久埋滅。無由見真蘊。低心逐時趨。苦勉祇能暫。有如乘風船。一縱不可纜。不如觀文字。丹鉛事點勘。豈必求贏餘。所要石與硯。

李光地曰首言其汲汲求志而憲日之不足也。又言淡古之音世無知者。低心逐時性所不堪。如乘風之船不能自返。故惟有讀書以自樂。苟暫得硯石之儲。便浩浩乎無求矣。

卷卷落地葉。隨風走前軒。鳴聲若有意。顛倒相追奔。空堂黃昏暮。我坐默不言。童子自外至。吹燈當我前。問我我不應。饋我我不餐。退坐西壁下。讀詩盡數編。作者非今古。相去時已千。其言有感觸。使我復懷酸。顧謂汝童子。置書且安眠。丈夫屬有念。事業無窮年。

李光地曰言誦古人詩與古人相感。默然安寢而志乎無窮之業。詩所謂獨寐寤寤宿永矢弗告者歟。

霜風侵梧桐。眾葉著樹乾。空階一片下。瑤若摧琅玕。謂是夜氣滅。望舒實其圓。青冥無依倚。飛轍危難六。驚起出戶視。倚楹久沈瀾。憂愁費晷景。日月如跳丸。迷復不計遠。為君駐屢鞍。

一葉之落。為得如許奇峭。此等蹊徑。從何處闢出。聯句云。腸胃繞萬象。可想見落筆時意思。

暮暗來客去。羣鷺各收聲。悠悠偃宵寂。疊疊抱秋明。世界忽進慮。外意遂侵誠。強懷張不滿。弱念缺已盈。詰屈避語。寔冥茫觸心。兵敗虞千金。棄得比寸草。榮知恥足為勇。晏然誰汝令。

鮮鮮霜中菊。既晚何用好。揚揚弄芳蝶。爾生還不早。運窮兩值過。婉孌死相保。西風勢龍蛇。眾木日凋槁。由來命分爾。泯滅豈足道。

秋懷詩抑塞磊落。所謂塞士失職而志不平者。昔人謂東野詩讀之令人不權觀。昌黎此等作真乃異曲同工。固宜有臭味之合也。

樊汝霖曰。秋懷詩十一首。文選詩體也。唐人最重文選。學公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文選弗論也。獨於李邕墓誌之曰。能暗記論語尚書毛詩左氏文選。而公詩如自許。連城價傍砌。看紅藥。眼穿長訝雙魚。斷之句皆取諸文選。故此詩往往有其體。

後山詩話曰。韓詩如秋懷別元。協律南溪始。泛皆佳作也。

御選唐宋詩醇卷之二十八

昌黎韓愈詩二

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

孤臣昔放逐。血泣追愆尤。汗漫不省識。恍如乘桴浮。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是年京師旱。田畝少所收。上憐民無食。征賦半已休。有司恤經費。未免煩徵求。富者既云急。貧者固已流。傳聞閭里間。赤子弃渠溝。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我時出衢路。餓者何其稠。親逢道邊死。伋立久咿嗚。歸舍不能食。有如魚中鈎。適會除御史。誠當得言秋。拜疏移閣門。為忠盜自謀。上陳人疾苦。無令絕其喉。下陳畿甸內。根本理宜優。積雪驗豐熟。幸寬待蠶舞。天子惻然感。司空歎網繆。謂言即施設。乃反遷炎州。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洩。傳之落冤讎。一子不宜爾。將疑斷還不。中使臨門遣。頃刻不得留。病妹卧牀褥。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別。百請不領頭。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慙羞。僂俛不迴顧。行行詣連州。朝為青雲士。暮作白首囚。商山季冬月。冰凍絕行軌。春風洞庭浪。出沒驚孤舟。逾嶺到所任。依顏奉君侯。酸寒何足道。隨事生瘡疣。遠地觸途異。吏民似猿猴。生猛多忿恨。辭舌紛嘲啁。白日屋簷下。雙鳴鬪鵲鷗。有蛇類兩首。有蠱羣飛游。窮冬或搖扇。盛夏或重裘。颺起最可畏。旬時簸陵邱。雷霆助光怪。氣象難比侔。癘疫忽潛遘。十家無一瘳。猜嫌動置毒。對案輒懷愁。前日遇恩赦。私心喜還憂。果然又羈縶。不得歸鋤耰。此府雄且大。騰凌盡戈矛。棲棲法曹掾。何處事卑陬。生平企仁義。所學皆孔周。早知大理官。不列三后儔。何況親犴獄。敲榜發姦偷。懸知失事勢。恐自罹置罟。湘水清且急。涼風日脩脩。胡為首歸路。旅泊尚夷猶。昨者京師至。嗣皇傳冕旒。赫然下明詔。首罪誅共咎。復聞顛天輩。峨眉進鴻疇。班行再肅穆。璜珮鳴琅璆。仙繼貞觀列。邊封脫兜鍪。三賢推待從。卓犖傾枚鄒。高議參造化。清文煥皇猷。協心輔齊聖。政理同毛輶。小雅詠鹿鳴。食苹貴呦呦。

遺風邈不嗣。豈意嘗同禍。失志早哀換。前期擬蟬蛸。自從齒牙缺。始慕舌為柔。因疾鼻又塞。漸能等薰蕕。深思罷官去。畢命依松楸。空懷烏能果。但見歲已道。殷湯閔禽獸。解網祝蛛蝥。雷煥掘寶劍。寃氛銷斗牛。茲道誠可尚。誰能借前籌。殷勤謝吾友。明月非暗投。

此自陽山量移江陵而寄王涯李建李程意在牽復耳有求於人易涉賤屈而齒缺鼻塞等語借失志哀換寫意似有懲創然只以詎諧出之固知倔强猶不肯折却腰骨也意纏綿而詞悽婉神味極似小雅舊唐書愈轉監察御史德宗晚年宮市之弊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之不聽怒賤為連州陽山令量移

江陵府掾曹

洪興祖曰貞元十九年公自博士拜監察御史是時有詔以旱饑蠲租之半有司徵愈急公與張署李方叔上疏言關中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天子惻然卒為幸臣所讒貶連州陽山令幸臣李實也舊書云云疏今不傳則公之被黜坐論此兩事也

方秘卿曰公陽山之貶寄三學士詩敘述其詳而行狀但云為幸臣所惡出宰陽山神道碑亦只云因疏關中旱饑專政者惡之則其非為論宮市明矣然行狀且謂為幸臣所惡而公詩云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則又未必皆上疏之罪也又曰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言語洩傳之落冤讎又岳陽樓詩云前年出官由此禍最無妄姦猜畏彈射斤逐恣欺誑是蓋為王叔文章執誼等所排矣憶昨行云任文未揃崖州熾雖得赦宥常愁猜是其為叔文等所排豈不明甚特無所歸咎駕其罪於上疏耳

此日足可惜一首贈張籍

此日足可惜。此酒不足嘗。捨酒去相語。共分一日光。念昔未知子。孟君自南方。自矜有所得。言子有文章。我名屬相府。欲往不得行。思之不可見。百端在中腸。維時月魄死。冬日朝在房。驅馳公事退。聞子適及城。

命車載之。至引生於中堂。開懷聽其說。往往副所望。孔某沒已遠。仁義路久荒。紛紛百家起。詭怪相披猖。長老守所聞。後生習為常。少知誠難得。純粹古已亡。譬彼植園木。有根易為長。留之不遣去。館置城西旁。歲時未云幾。浩浩觀湖江。眾夫指之笑。謂我知不明。兒童畏雷電。魚鱉驚夜光。州家舉進士。選試繆所當。馳辭對我策。章句何煒煌。相公朝服立。工席歌鹿鳴。禮終樂亦闋。相拜送於庭。之子去須臾。赫赫流盛名。竊喜復竊歎。諒知有所成。人事安可恒。奄忽令我傷。聞子高第日。正從相公喪。哀情逢言語。愴悅難為雙。暮宿偃師西。徒展轉在牀。夜聞汴州亂。遶壁行傍徨。我時留妻子。倉卒不及將。相見不復期。零落甘所下。騎女未絕乳。念之不能忘。忽如在我所。耳若聞啼聲。中途安得返。一日不可更。俄有東來說。我家免罹殃。乘船下汴水。東去趨彭城。從喪朝至洛。還走不及停。假道經盟津。出入行澗岡。日西入軍門。羸馬顛且僵。主人願少留。延入陳壺觴。卑賤不敢辭。忽忽心如狂。飲食豈知味。絲竹徒轟轟。平明脫身去。決若鶩兔翔。黃昏次汜水。欲過無舟航。號呼久乃至。夜濟十里黃。中流上灘渾。沙水不可詳。驚波暗合沓。星宿爭翻芒。轅馬踏蹄鳴。左右泣僕童。甲午憩時門。臨泉窺鬪龍。東西出陳許。陂澤平茫茫。道邊草木花。紅紫相低昂。百里不逢人。角角雄雉鳴。行行二月暮。乃及徐南疆。下馬步堤岸。上船拜吾兄。誰云經艱難。百口無天殤。僕射南陽公。宅我睢水陽。篋中有餘衣。盎中有餘糧。閉門讀書史。窗戶忽已涼。日念子來遊。子豈知我情。別離未為久。辛苦多所經。對食每不飽。共言無倦聽。連延三十日。晨坐達五更。我友二三子。宦遊在西京。東野窺禹穴。李翱觀濤江。蕭條千萬里。會合安可逢。淮之水舒舒。楚山直叢叢。子又捨我去。我懷馬所窮。男兒不再壯。百歲如風狂。高爵尚可求。無為守一鄉。

追溯與籍交結之始。至今日重逢別去。而其中歷叙已之崎嶇險難。意境折時地分明。摹刻不傳之情。并翫繚不必詳之事情。德維蒼真有波濤夜驚風雨驟至之勢。若後人為之。鮮不失之充散者。須玩其勁。

氣直達處數十句如一句尤須玩其通篇章法搏挽操縱筆力如一髮引千鈞庶可神明於規矩之外
六一詩話曰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為文章末事故其詩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也然其
資談笑助諧謔叙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論而予獨愛其工於用
韻也蓋其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出入迴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
是也得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聖俞論此謂譬
如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疾徐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
也聖俞戲曰前史言退之為人木強若寬韻可自足而執傍出窄韻難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拘強而
然歟坐客皆為之笑也

漁隱叢話曰唐子西謂退之作古詩有故避屬對者淮之水舒舒楚山直叢叢是也

某氏曰按此篇押二光字二鳴字二更字二狂字胡行謂退之好重疊用韻以盡已之意蓋不恤其為
病也

容齋四筆曰退之此首贈張籍凡百四十句雜用東冬江陽庚青六韻及其亡也籍作詩祭之凡百六
十六句用陽庚二韻其語鏗鏘震厲全倣韓體所謂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擊者是也

李光地曰首叙與籍相過之初中言汴州之亂避難至徐復與籍相見而惜其去也按詩易書春秋及
秦漢以上古文用韻東冬江為一部陽一部青一部庚則半入陽而半入青也蒸自為一部支微齊佳
反為一部而支韻字半入歌歌麻為一部而麻韻字半入虞魚虞為一部蕭肴豪尤為一部尤韻字又
以其半入支與虞為真文元寒刪先為一部侵覃鹽咸為一部此長洲顧寧人氏所區別凡十部以合
古韻其援摭詳明而證驗的確矣顧氏譏韓公不識古韻蓋謂此詩乃元和聖德之類然顧氏之學以

質於詩書古文合者為多至聲氣之元歌樂之用古人所以協律同文之本則似有未能明者蓋東冬江陽庚青蒸七韻原為一部以其元乃一氣所生而用之以叶歌曲則收聲必同故也真文元寒刪先及侵覃鹽咸皆然至支微齊魚虞歌麻諸韻又各部之根凡各部中字生音起韻皆從此而得應自為一部而通同之欲其源派分明故亦別為三部歌麻也魚虞也支微齊也然魚虞之韻能生蕭有豪尤故蕭有豪尤與魚虞同一收聲而可以通用支微齊能生佳反故佳反與支微齊同一收聲而可以通用也至歌麻與魚虞雖別部而尤相近蓋古人讀魚虞字皆如模字讀麻字皆如歌字緣歌模兩部相近其收聲亦頗同則魚虞可通於蕭有豪尤者歌麻亦可通矣如東冬七韻真文六韻侵覃四韻雖亦支微魚虞齊歌麻所生然翻轉於齒舌唇鼻間而得之非喉音直切所生如蕭有豪尤佳反者比故各自為部而不可相通也退之此詩正用東冬等一部聖德詩則用歌魚虞尤等上聲一部謝自然詩則用真文等一部皆極本窮源得古韻之精意其學博而見卓矣且三代秦漢古書如此者頗眾第主於先入則不察耳歐公以為有意泛入旁韻以見奇又或以為當以叶聲求之此固淺近之論而顧氏之顯為譏斥亦未免苟訾也

顧嗣立曰洪興祖謂此詩雜用韻又疊用韻俞瑒云此詩用韻非雜也古庚陽二韻原自相通觀鹿鳴采芑之詩自見却非俗說通用轉用之例也其入東韻者桑中之詩亦然按少陵飲中八仙歌嘗疊用韻此詩中間叙次亦彷彿彭衙北征光景

歸彭城

天下兵又動。太平竟何時。訐謔者誰子。無乃失所宜。前年關中旱。閭井多死飢。去歲東郡水。生民為流屍。上天不虛應。禍福各有隨。我欲進短策。無由至彤墀。剗肝以為紙。漉血以書辭。上言陳堯舜。下言引龍夔。

言詞多感激。文字少葳蕤。一讀已自怪。再尋良自疑。食芹雖云美。獻御固已癡。緘封在骨髓。耿耿空自奇。昨者到京師。屢陪高車馳。周行多俊異。議論無瑕疵。見待頗異禮。未能去毛皮。到口不敢吐。徐徐俟其熾。歸來戎馬間。驚顧似羈雌。連日或不語。終朝見相欺。乘閒輒騎馬。茫茫詣空陂。遇酒即酩酊。君知我為誰。憂時傷亂感。憤無聊騎馬。空陂不減窮途之哭。周行俊異。數語風刺。微婉所謂中朝大官老於事。詎肯感激。徒媿也。剗肝滌血句。從少陵鳳皇臺詩化出。又庾信經藏碑有皮紋骨筆之句。退之雖不喜用釋典。然運化前人詞話。自無嫌也。

醉贈張秘書

人皆勸我酒。我若耳不聞。今日到君家。呼酒持勸君。為此座上客。及余各能文。君詩多態度。藹藹春空雲。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張籍學古淡。軒鶴避雞羣。阿買不識字。須知書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所以欲得酒。為文俟其醺。酒味既泠冽。酒氣又氛氲。性情漸浩浩。諧笑方云云。此誠得酒意。餘外徒續紛。長安眾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氍。雖得一餉榮。有如聚飛蚊。今我及數子。固無猶與薰。險語破鬼膽。高詞燒皇墳。至寶不雕琢。神功謝鋤耘。方今向泰平。元凱承華勛。吾徒幸無事。庶以窮朝曛。石林詩話曰。韓退之贈張籍云。君詩多態度。藹藹春空雲。司空圖記戴叔倫語云。詩人之辭如藍田日。

暖良玉生煙亦是形似之微妙者。但學者不能味其言耳。

顧嗣立曰。東野二句。即薦士詩所謂敷柔肆紆。餘與榮華肖天秀是也。張籍二句。即調張籍詩所謂騰身跨汗漫。不著織女襄。是也。亡友屏月嘗謂東野文昌兩君所得極不相似。而同為公所許。足見公之才大。可謂知言矣。

西清詩話曰。張文潛云。東坡嘗言退之詩。長安眾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疑若清。

苦自飾者至云艷姬踏筵舞清眸射劍戟則知此老子箇中興復不淺文潛戲答曰愛文字飲者與俗人沽酒同科

趙堯夫曰或問魯直阿買是退之何人答云退之姪必有所據而云

送惠師

惠師浮屠者乃是不羈人十五愛山水超然謝朋親脫冠剪頭髮飛步遺蹤塵發迹入四明梯空上秋旻
遂登天臺望眾壑皆嶙峋夜宿最高頂舉頭看星辰光芒相照燭南北爭羅陳茲地絕翔走自然巖且神
微風吹木石澎湃聞韶鈞夜半起下視溟波衝日輪魚龍驚踊躍叫嘯成悲辛怪氣或紫赤敲磨共輪囷
金鷄既騰翥六合俄清新常聞禹穴奇東去窺甌鳴越俗不好古流傳失其真幽蹤避難得聖路嗟長堙
迴臨溯江濤屹起高峨岷壯志死不息千年如隔晨是非竟何有奪去非吾倫凌江詣廬嶽浩蕩極遊巡
崔嵬沒雲表陂陀浸湖淪是時雨初霽懸瀑垂天紳前年往羅浮步屐南海濬大哉陽德誠榮茂恒留春
鵬鴛隨長翮鯨戲側脩鱗自來連州寺曾未造城閤日攜青雲客探勝窮崖濱太守邀不去羣官請徒頻
囊無一金資翻謂富者貧昨日忽不見我今訪其隣奔波自追及把手問所因顧我却興歎君寧莫於民
離合自古然辭別安足珍吾聞九疑好夙志今欲伸斑竹啼舜婦清湘泣楚臣衡山與洞庭此固道所循
尋嵩方抵落厯華遂之秦浮游靡定處偶往即通津吾言早當去子道非吾遵江魚不池活野鳥難籠馴
吾非西方教憐子狂且醇吾嫉惰遊者憐子愚且諄去矣各異趣何為浪雲巾

送靈師

佛法入中國爾來六百年齊民逃賦役高士著幽禪官吏不之制紛紛聽其然耕桑日久隸朝署時遣賢
靈師皇甫姓允胄本蟬聯小小涉書史早能綴文篇中間不得意失跡成延遷逸志不拘教軒騰斷牽掌

圍棋鬪白黑。生死隨機權。六博在一擲。梟盧叱迴旋。戰詩誰與敵。浩汗橫戈鋌。飲酒盡百觥。嘲諧思逾鮮。有時醉花月。高唱清且緜。四座咸寂默。杳如奏相絃。尋勝不憚險。黔江屢洞沿。瞿塘五六月。驚電讓歸船。怒水忽中裂。千尋墮幽泉。環迴勢益急。仰見團團天。投身豈得計。性命甘徒捐。浪沫戲翻涌。漂浮再生全。同行二十人。魂骨俱坑填。靈師不掛懷。肯涉道轉延。開忠二州牧。詩賦時多傳。失職不把筆。珠璣為若編。強留費日月。密席羅嬋娟。昨者至林邑。使君數開筵。逐客三四公。盈懷贈瀟茶。湖游泛濟沅。溪宴駐潺湲。別語不許出。行裾動遭牽。鄰州競招請。書札何翩翩。十月下桂嶺。乘寒恣窺緣。落落王員外。爭迎獲其先。自從入賓館。占恡久能專。吾徒頗攜被。接宿窮歡妍。聽說兩京事。分明皆眼前。縱橫雜謠俗。瑣屑感羅穿。材調真可惜。朱丹在磨研。方將斂之道。且欲冠其顛。韶陽李太守。高虛凌雲煙。得客輒忘食。開囊乞繒錢。手持南曹叙。字重青瑤鑄。古辭參表繫。高標推太元。維舟事干謁。披讀頭風痊。還如舊相識。傾壺暢幽悵。以此復留滯。歸驂幾時鞭。

退之關佛却頻作贈浮屠詩前篇但叙其放浪山水後篇則干謁飲博無所不有所以稱浮屠者皆彼法之所戒良以不拘彼法乃始近於吾徒且欲人其人而已并未暇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也二僧遊走諸方行止亦畧相似而兩作各開生面絕不雷同是其匠心布置處

某氏曰按後漢明帝夢見金人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金色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圖畫形像以歸其教因流入中國此詩據漢明帝時言之耳故其佛骨表云自後漢時流入中國又云漢明帝時始有佛法也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則是佛人中國始自漢武至咸哀間已有經矣杜致行守編亦曰漢武作昆明池掘地得黑灰東方朔云可問西域道人西域道人佛之徒也又開皇歷代三寶記云劉向稱子覽典籍已見有經可知周時九流

釋典秦雖燕除漢興復出則先漢之前逆至於周有佛有經其來也遠范曄胡以為明帝之時佛始入中國邪退之一世大儒非承襲謬誤者將由心惡其教不復詳考其源流所自耳

縣齋有懷

少小尚奇偉平生足悲咤猶嫌子真儒肯學樊遲稼事業窺皋稷文章羨曹謝濯纓起江湖綴珮雜蘭麝悠悠指長道去去策高駕誰為傾國媒自許連城價初隨計吏貢屢入澤宮射雖免十上勞何能一戰霸人情忌殊異世路多權詐蹉跎顏遂低摧折氣愈下治長信非罪侯生或遭罵懷書出皇都銜淚渡清灞身將老寂寞志欲死閑暇朝食不盈腸冬衣纔掩骼軍書既頻召戎馬乃連跨大梁從相公彭城赴僕射弓箭圍狐兔絲竹羅酒炙兩府變荒涼三年就休偃求官去東洛犯雪過西華塵埃紫陌春風雨靈臺夜名聲荷朋友援引乏姻婭雖陪彤庭臣詎縱青冥靴寒空聳危闕曉色曜修架捐軀辰在丁鍛翮時方惜投荒誠識分領邑幸寬赦湖波翻日車嶺石圻天罅毒霧恒重晝炎風每燒夏雷威固已加颶勢仍相借氣象杳難測聲音吁可怕夷言聽未慣越俗情猶乍指摘兩憎嫌睚眦互猜訝祇緣恩未報豈謂生足藉嗣皇新繼明率土日流化惟思滌瑕垢長去事桑柘斷嵩開雲局壓頰抗風榭木麥種滿地梨棗栽繞舍兒童稍長成雀鼠得驅嚇官租日輸納村酒時邀遊閑愛老農愚歸弄小女蛇如今便可爾何用畢婚嫁仄韻排律名手所希似此組織精工頓挫悲壯在集中亦自成一格 塵埃紫陌一聯與梅花灞水句同一風致

顧嗣立曰公詩句句有來歷而能務去陳言者全在於反用如醉贈張秘書詩本用嵇紹鶴立雞羣語偏云張籍學古淡軒鶴避雞羣送文暢詩本用老杜每愁夜中自足蠋句偏云照壁喜見蠋薦士詩本用漢書強弩之末力不能穿魯縞語偏云強箭射魯縞獻廟詩本用謝靈運猿鳴誠知曙句偏云猿鳴

鍾動不知曙此詩結語本用向平婚嫁畢事偏云如今便可爾何用畢婚嫁真令舊事翻新解得此秘則臭腐皆化為神奇矣

某氏曰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公以監察御史上天旱人饑疏貶陽山令辰在丁謂上疏之日也

陪杜侍御遊湘西兩寺獨宿有題一首因獻楊常侍

長沙千里平。勝地猶在險。况當江湖處。斗起勢匪漸。深林高玲瓏。青山上琬琰。路窮臺殿闕。佛事煥且儼。剖竹走泉源。開廊架崖。是時秋之殘。暑氣尚未斂。羣行忘後先。朋息棄拘檢。客堂喜空涼。華榻有清葦。淵流者蒿芥。水果剝菱芡。伊余夙所慕。陪賞亦云忝。幸逢車馬歸。獨宿門不掩。山樓黑無月。漁火燦星點。夜風一何喧。杉檜屢磨颯。猶疑在波濤。怵惕夢成魘。靜思屈原沈。遠憶賈誼貶。椒蘭爭妬忌。絳灌共讒詆。誰令悲生腸。坐使淚盈臉。翻飛之羽翼。指摘因瑕玷。珥貂藩維重。政化類分陝。禮賢道何憂。奉已事若儉。大厦棟方隆。巨川楫行刻。經營誠少暇。遊宴固已厭。旅程愧淹留。徂歲嗟荏苒。平生每多感。柔翰遇頰染。展轉嶺猿鳴。曙燈青皎皎。

從獨宿寫景生情先以客堂華榻引起猿鳴燈皎仍就獨宿上結章法一綫

岳陽樓別竇司直

洞庭九州閭。厥大誰與讓。南匯羣崖水。北注何奔放。瀟為七百里。吞納各殊狀。自古澄不清。環混無歸向。炎風日搜攪。幽怪多兇長。軒然大波起。宇宙隘而妨。魏我拔蒿華。騰蹕較健壯。聲音一向宏。轟轡車萬兩。猶疑帝軒轅。張樂就空曠。蛟螭露筍屐。縞練吹組帳。鬼神非人世。節奏頗跌宕。陽施見誇麗。陰閉感悽愴。朝過宜春日。極北缺隄障。夜纜巴陵洲。叢芮纓可傍。星河盡涵泳。俯仰迷下上。餘瀾怒不已。喧聒鳴鑿鑿。明登岳陽樓。輝映朝日亮。飛廉載其威。清晏息纖縹。泓澄湛凝綠。物景巧相况。江豚時出戲。驚波忍蕩漾。

時當冬之孟。隙竅縮寒漲。前臨指近岸。側坐眇難望。滌濯神魂醒。幽懷舒以暢。主人孩童舊。握手乍忻悵。憐我竄逐歸。相見得無恙。開筵交履舄。爛漫倒家釀。盃行無留停。高柱送清唱。中盤進橙栗。投擲傾脯醬。歡窮悲心生。婉孌不能忘。念昔始讀書。志欲干霸王。屠龍破千金。為藝亦云亢。愛才不擇行。觸事得譏諍。前年出官由。此禍最無妄。公卿採虛名。擢拜識天仗。姦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誑。新恩移府庭。逼側廁諸將。于嗟苦鶩緩。但懼失宜當。追思南渡時。魚腹甘所葬。嚴程追風帆。劈箭入高浪。顛沈在須臾。忠鯁誰復諒。生還真可喜。剋已自懲創。庶從今日後。粗識得與喪。事多改前好。趣有獲新尚。誓耕十畝田。不取萬乘相。細君知鷺織。稚子已能餉。行當掛其冠。生死君一訪。寫景兩段。陽開陰閉。范希文岳樓記似從此脫胎。說文云芎芎草生貌。又水涯也。詩芎芎之即芎水。內曰芎水外曰芎。此云芎芎謂洲渚之地水草之間也。

俞瑒曰：此詩前半首寫景，後半首述事，却用追思南渡時數語挽轉，真有千鈞之力。且有此二段才見前此鋪張非漫然也。可見公布局運筆之妙。

送文暢師北遊

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自言本吳人。少小學城關。已窮佛根源。粗識事軌軌。攀拘屈吾真。戒轄思遠發。薦紳秉筆徒。聲譽耀前關。從求送行詩。屢造忍顛蹶。今成十餘卷。浩汗羅奔鉞。先生閱窮巷。未得窺剞劂。又聞識大道。何路補剞劂。出其囊中文。滿聽寶清越。謂僧當少安。草序頗排訐。上論古之初。所以施賞罰。下開迷惑胸。容豁斷株楛。僧時不聽瑩。若飲水救暍。風塵一出門。時日多如髮。三年竄荒嶺。守縣坐深樾。微租聚異物。詭製恒巾鞵。幽窮共誰語。思想甚含噉。昨來得京官。照壁喜見蜎。况逢舊親識。無不比鷄蠶。長安多門戶。平慶少休歇。而能勤來過。重惠安可揭。當今聖政初。恩澤完羸狝。胡為不自暇。飄戾逐鷄蠶。

僕射領北門威德壓胡羯相公鎮幽都竹帛爛勳伐酒場舞閨姝獵騎圍邊月開張篋中寶自可得津筏
寧復如藝歲余期報恩後謝病老耕塋尻身指蓬茅逞志縱獫狁僧還相訪來山藥煮可掘
就北道主人作敬動語純是聲色貨利事昌黎胸次何等乃作此腐鼠之嚇耶緣其惡異學甚於鄙俗情
也

李光地曰先叙文暢求言而當日作序極陳古義以破其惑即今集中送文暢序是也中言被貶陽山
自幸還見親識而僧之往來尤密後乃勸其逃墨來歸以詩文為緣足以自致且與為異日相從之約
俞瑒曰公諸長篇用險韻都不傍借正所謂因難見巧不獨贈張十八一首也但江字韻為尤窄耳
聞見錄曰歐陽公於詩主退之不主子美劉仲原父每不然之公曰子美老夫清晨梳白頭元都道士
來相訪有俗氣退之決不道也仲原父曰亦退之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之句之類耳公賞其辯
樊汝霖曰蘇內翰聞騾馱試筆余謫居黃州五年今日離泗州北行岸上騾馱聲空籠意亦欣然蓋不
聞此聲久矣退之照壁喜見蝎不虛語也又嶺南歸云已脫閭鵬之變行有見蝎之喜皆取諸此

答張徹

辱贈不知報我歌爾其聆首叙始識面次言後分形道途懸萬里日月垂十齡浚郊避兵亂睢岸連門停
肝膽一古劍波濤兩浮萍漬墨竄舊史磨丹注前經義苑手秘寶文堂耳驚霆暄晨躡露鳥暑夕眠風樞
結友子讓抗請師我慙丁初味猶噉蔗遂通斯建瓴搜奇日有富嗜善心無寧石梁平促促沙水光泠泠
乘枯摘野艷沈細抽潛腥遊寺去陟獻尋徑返穿汀綠雲竹竦竦失路麻冥冥淫潦忽翻野平蕪眇開溟
防泄整夜塞懼衝城晝局及去事戎纓相逢宣軍伶觥杖縱兀兀獵且馳駟駟從賦始分手朝京忽同於
急時促暗棹戀月留虛亭事事驅傳馬居安守窗螢梅花灞水別宮燭驪山醒省選速投足鄉賓尚堆翎

塵袂又一摻。淚皆還雙。笑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陁倚巖晚。海浪引袖拂天星。日駕此迴轄。金神所司刑。泉紳拖修白。石劍攢高青。磴蘚連奉謁。梯颺颺伶俜。悔狂已咋指。垂誠仍鑄銘。峨眉豈泰備。列伏蒲愧分涇。微誠慕橫草。瑣力推撞筵。疊雪走商嶺。飛波航洞庭。下險疑墮井。守官類拘囚。荒餐如獠蠹。幽夢感湘靈。刺史肅着蔡。吏人涕蝗螟。點綴簿上字。趨蹌閣前鈴。賴其飽山水。得以娛瞻聽。紫樹雕斐疊。碧流滴瓏玲。映波鋪遠錦。插地列長屏。愁狄酸骨死。怪花醉魂馨。潛苞絳實圻。幽乳翠毛零。赦行五百里。月變三十莖。漸階羣振鷺。入學誨螟蛉。草甘謝鳴鹿。蠱滿慚整瓶。同同抱瑚璉。飛飛聯鸛鶴。魚鬣欲脫背。虬光先照研。豈獨出醜類。方當動朝廷。勤來得晤語。勿憚宿寒廳。排律用物體亦是變格調古而詞艷不徒叙致之工

筆墨閒錄曰劉儻云答張徹一詩尤奇麗梅花灞水一對極有風味

顧嗣立曰此詩通首用對句而以生峭之筆行之便與律詩大別少陵橋陵詩便是此種

隱居詩話曰李肇國史補載韓愈游華山窮極幽險心悸目眩不能下發狂號哭投書於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方能下沈頰作誓書以為肇妄載豈有賢者輕命於此余觀退之贈張籍詩云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陁悔狂已咋指垂戒仍鑄銘則知肇記為信然而沈頰為妄辯也

行立人言西

卷二八

入

御選唐宋詩醇卷之二十九

昌黎韓愈詩三

薦士

周詩三百篇。雅麗理訓誥。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五言出漢時。蘇李首更號。東都漸瀟漫。派別百川導。建安能者七。卓犖變風操。逶迤抵晉宋。氣象日凋耗。中間數鮑謝。比近最清奧。齊梁及陳隋。聚作等蟬噪。搜春摘花卉。沿襲傷剽盜。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興得李杜。萬類困陵暴。後來相繼生。亦各臻閭奧。有窮者五郊。受材實雄鸞。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冪。數柔肆紆餘。奮猛卷海濤。榮華尚天秀。捷疾逾響報。行身踐規矩。甘辱恥媚竈。蓋某分邪正。眸子看瞻眊。杳然粹而清。可以鎮浮躁。酸寒溧陽尉。五十幾何老。孜孜榮甘旨。辛苦久所冒。俗流知者誰。指注競嘲傲。聖皇索遺逸。髦士日登造。廟堂有賢相。愛遇均覆燾。況承歸與張。二公迭嗟悼。青冥送吹噓。強箭射魯縞。胡為久無成。使以歸期告。霜風破佳菊。嘉節迫吹帽。念將決焉去。感物增戀媯。彼微水中荇。尚煩左右毛。魯侯國至小。廟鼎猶納部。幸當擇珉玉。寧可棄珪瓊。悠悠我之恩。擾擾風中燾。上言愧無路。日夜惟心禱。鶴翎不天生。變化在啄抱。通波非難圖。尺地易可漕。善善不汲汲。後時徒悔懊。救死具八珍。不如一簞糲。微詩公易誚。愷悌神所勞。孟郊一詩流。之幽逸者耳。殊未足踵武諸大家而退之說士乃甘於肉其自謂嗜善心無寧者此也。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冪。十字中尤妙。在妥帖二字。樊宗師文最奇崛而退之以文從字順許之。其亦異乎世之所謂妥帖者矣。

王安石曰吟詩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鯢碧海。中此杜甫所得也。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冪。此韓愈所得也。

彦周詩話曰六朝詩人之詩不可不熟讀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鍛鍊至此自唐以來無人能及也退之云齊梁及陳隋眾作等蟬噪此語吾不敢議亦不敢從

又曰退之云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鼻蓋能殺縛事實與意義合最難能之知其難則可與論詩矣此所以稱東野也

隱居詩話曰孟郊詩蹇澁窮僻削不暇真苦吟而成觀其句法格力可見矣其自謂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閒心與身為仇而退之薦其詩云榮華肖天秀捷疾逾響報何也

竹坡詩話曰韓退之薦士詩云孟軻分邪正眸子看曠眊香然粹而清可以鎮浮躁余嘗讀東野下第詩云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及登第則自謂春風得意馬蹏疾一日看盡長安花一第之得失喜憂

至於如此宜其難得之而不能享也退之謂可以鎮浮躁恐未免過情

李光地曰此薦孟郊之詩而首段叙詩源委極其簡盡李太白便謂建安之詩綺麗不足稱杜子美則自陳梁以下無貶辭故惟韓公之論最得其衷雖然陶靖節詩蟬蛻污濁六代孤唱韓公畧無及之何也此與論文不列董賈者同病猶未免於以辭為主爾

顧嗣立曰公此詩歷叙詩學源流自三百篇後漢魏止取蘇李建安七子六朝止取鮑謝餘子一筆抹倒眼明手辣識力最高唐初格律變於子昂至李杜二公而極所謂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知公平

生最得力於此也後以東野繼之似猶未足當此若公之才大而力雄思沈而筆銳則庶乎可以配李杜而無慙矣

金唐詩話曰李翱薦孟郊於張建封云茲有平昌孟郊正士也伏聞執事舊知之郊為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李觀薦郊於梁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詩

其有高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兩謝韓送郊詩曰作詩三百首默感池音彼三子皆知言也豈欺天下之人哉

古風

今日曷不樂幸時不用兵無日既感矣乃尚可以生彼州之賦去汝不顧此州之役去汝奚適一邑之水可走而遠天下湯湯曷其而歸好我衣服甘我飲食無念百年聊樂今日

史記韓信傳曰農夫莫不輟耕釋耒禴衣甘食索隱曰恐滅亡不久故廢止作業而事美衣甘食此篇結意類此可謂長歌之哀深於痛哭矣

胡渭曰詩云幸時不用兵此必貞元十四年以前作也十五年則吳少誠反而大發諸道兵以討之矣本譏賦役之困民無所逃却言時不用兵正宜甘食好衣相與為樂辭彌婉而意彌痛山樞萋楚之遺音也

樊汝霖曰安史亂後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不下三四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不廷不貢往往而是故託古風以寓意觀詩意當在德宗之世與烽火詩意相為表裏云

嗟哉董生行

淮水出桐柏山東馳遙遙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側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時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爵祿不及門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晝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漁入厨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父母不感感妻子不咨咨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惟有天翁知生祥下瑞無時期家有狗乳出求食雞來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且悲傍徨躑躅久不去以翼來覆待狗歸嗟哉董生誰將與儔時之人

夫妻相虐。兄弟為讎。食君之祿。而今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董生。無與儔。神味古淡。節族自然。集中寡二少雙。惟琴操間有近之者。

俞瑒曰古詩長短句。或於太白如蜀道難遠。離別等篇。實為公所取法者。其奇橫偏在用韻處。實下一筆。然後截住。以足上意。如盡日不得息。亦獨何心等句是也。

山石

山石犖确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支子肥。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鋪牀拂席置羹飯。疏糲亦足飽我飢。夜深靜臥百蟲絕。清月出嶺光入扉。天明獨去無道路。出入高下窮煙霏。山紅澗碧紛爛熳。時見松楸皆十圍。當流赤足踏澗石。水聲激激風吹衣。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為人讎。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以火來照所見稀。與嶽廟作神縱欲福。難為功略同於法。則隨手撇脫於意。則素所不滿之事。即隨處自然流露也。

某氏曰東坡詩云犖确何人似退之意。行無路欲從誰。宿雲解駁晨光漏。獨見山紅澗碧時。皆采公此篇中語也。

顧嗣立曰七言古詩易入整麗而亦近平熟。自老杜始為拗體。如杜鵑行之類。公之七言皆祖此種。而中間偏有極鮮麗處。不事雕琢。更見精采。有聲有色。自是大家元道山論詩絕句云。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真篤論也。

汴泗交流贈張僕射

汴泗交流郡城角。築場千步平如削。短垣三面綠逶迤。擊鼓騰騰樹赤旗。新秋朝涼未見日。公早結束來

何為分曹決勝若前定。百馬攢蹏近相映。球驚杖奮合且離。紅牛纓絃黃金羈。側身轉臂著馬腹。霹靂應手神珠馳。超遙散漫兩閑暇。揮霍紛紜爭變化。發難得巧意氣巖。謹聲四合壯士呼。此誠習見非為劇。豈若安坐行良圖。當今忠臣不可得。公馬莫走須殺賊。

神采飛動結有忠告便比雉帶箭高一格

顧嗣立曰曹子建白馬篇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蹏杜子美詩走馬脫轡頭手中挑青絲拔下萬仞岡俯身詆拳旗側身轉臂語本此發難得巧即雉帶箭所謂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是也舊註難作去聲引張良發八難解大謬

某氏曰公集有諫張僕射擊球書此詩云此誠習見非為劇豈若安坐行良圖蓋諷之也

鳴鴈

嗷嗷鳴鴈鳴且飛。窮秋南去春北歸。去寒就暖識所依。天長地闊棲息稀。風霜酸苦稻粱微。毛羽摧落身不肥。徘徊反顧羣侶違。哀鳴欲下洲渚非。江南水闊朝雲多。草長沙軟無網羅。閑飛靜集鳴相和。遠憂懷惠性匪飽。凌風一舉君謂何。

王伯大曰公在徐州與孟東野書有曰去年脫汴州之亂遂來於此主人與余有故居余將離睢水上及秋將辭去云云主人謂建封公在徐鬱鬱不得志見於書畫詩者如此蓋託雁以自喻也

雉帶箭

原頭火燒靜兀兀。野雉畏鷹出復沒。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地形漸窄觀者多。雉驚弓滿勁箭加。衝人決起百餘尺。紅翎白鐵隨傾斜。將軍仰笑軍吏賀。五色離披馬前墮。篇幅有限而盤屈跳盪生氣遠出故是神筆

容齋三筆曰昌黎雄帶箭詩東坡嘗大字書之以為妙絕予讀曹子建七啟論羽獵之美云人稠網密地逼勢脅乃知韓公用意所來處

野雉畏鷹出復沒方當卿本作伏欲沒朱子考異云雉出復沒而射者鷹弓不肯輕發正是形容持滿命中之巧毫釐不差處改作伏欲神采索然矣

顧嗣立曰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二句無限神情無限頓挫公蓋示人以運筆作文之法也至其金首波瀾委曲細微熨貼王留耕所謂寫物之妙其狀如在目前信然信然

沈德潛曰李將軍度不中不發發必應弦而倒審量於未彎弓之先此矜惜於已彎弓之候總不肯輕見其技也作詩作文亦須得此意

條山蒼

條山蒼河水黃。浪波云云去。松柏在山岡。

桃源圖

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流水盤迴山百轉。生綃數幅垂中堂。武陵太守好事者。題封遠寄南宮下。南宮先生忻得之。波濤入筆驅文辭。文工畫妙各臻極。異境恍惚移於斯。架巖鑿谷開宮室。接屋連牆千萬日。羸顛劉蹶了不聞。地坼天分非所啟。種桃處處惟開花。川源近遠蒸紅霞。初來猶自念鄉邑。歲久此地還成家。漁舟之子來何所。物色相猜更問語。大蛇中斷畏前王。羣馬南渡開新主。聽終詞絕共悽然。自說經今六百年。當時萬事皆眼見。不知幾許猶流傳。爭持酒食來相饋。禮數不同罇俎異。月明伴宿玉堂空。骨冷魂清無夢寐。夜半金雞啁晰鳴。火輪飛出客心驚。人聞有累不可住。依然離別難為情。船開棹進一迴顧。萬里蒼蒼煙水暮。世俗寧知偽與真。至今傳者武陵人。

一起一結善占地步

彥周詩話曰退之桃源行云種桃處處皆開花川源近遠烝紅霞狀花卉之盛古今無人道此語
俞瑒曰公七言古詩少用對句此篇諸對亦甚奇偉

沈德潛曰玉堂即金堂玉室意以神仙目之

東方半明

東方半明大星沒。獨有太白配殘月。嗟爾殘月勿相疑。同光共影須臾期。殘月暉暉太白睽。睽雞三號更
五點。

與鐘鳴漏盡意同

韓醇曰此詩與煌煌東方星興寄頗同蓋指順宗即位不能親政而憲宗在東宮之時也

某氏曰時鄭珣瑜賈耽二相皆天下重望王叔文用事相繼引去此詩所以喻東方半明大星沒也章
執誼為叔文汲引此詩所以喻獨有太白配殘月也順宗已厭機政執誼叔文尚以私意更相猜忌所
以有嗟爾殘月勿相疑同光共影須臾期也及憲宗立而叔文執誼竄猶東方明而殘月太白滅此詩
所以喻殘月暉暉太白睽睽雞三號更五點也意微而顯誠得詩人之旨

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

五嶽祭秩皆三公四方環鎮嵩當中。火維地荒足妖怪。天假神柄專其雄。噴雲泄霧藏半腹。雖有絕頂誰
能窮。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靜掃眾峰出。仰見突
兀撐青空。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森然魄動下馬拜。松柏一選趨靈宮。粉墻丹柱動光彩。鬼
物圖畫填青紅。升階偃僂薦脯酒。欲以菲薄明其衷。廟令老人識神意。睢盱偵伺能鞠躬。手持盃琖導我

擲云此最吉餘難同。竄逐蠻荒幸不死。衣食纔足甘長終。侯王將相望久絕。神縱欲福難為功。夜投佛寺上高閣。星月掩映雲腫臃。猿鳴鐘動不知曙。杲杲寒日生於東。

東坡所謂能開衡山之雲者本此

沈德潛曰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界此詩足當此語

王伯大曰公兩謫南方初自陽山北還過衡在永貞元年八月過潭適當殘秋陪杜侍御遊湘西寺詩云是時秋向殘是也今云我來正逢秋兩節故知此詩是陽山還時作後自潮州還移刺袁州則元和十五年十月蓋未嘗過衡據袁州謝表云去年正月貶授潮州刺史其年十月準例量移云云即自潮徑當來袁又未嘗遇秋兩節時也蘇東坡觀海市詩云潮陽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猶言之耳

永貞行

君不見太皇亮陰未出令。小人乘時偷國柄。北軍百萬虎與貔。天子自將非他師。一朝奪印付私黨。慄慄朝士何能為。狐鳴梟噪爭署置。睚眦跳踉相嫵媚。夜作詔書朝拜官。超資越序曾無難。公然白日受賄賂。火齊磊落堆金盤。元臣故老不敢語。晝臥涕泣何沈瀾。董賢三公誰復惜。侯景九錫行可歎。國家功德高。且厚天位未許庸。夫子嗣皇卓犖信英主。文如太宗武高祖。鷹圖受禪登明堂。共流幽州鯨死羽。四門肅穆賢俊登。數吾匪親豈其朋。郎官清要為世稱。荒郡迫野嗟可矜。湖波連天日相騰。蠻俗生梗瘴癘蒸。江氛嶺祲昏若凝。一蛇兩頭見未曾。怪鳥鳴喚令人憎。蟲蟲羣飛夜撲燈。雄虺毒螫墮股肱。食中置藥肝心崩。左右使令詐難憑。慎勿浪信常兢兢。吾嘗同僚儕情可勝。具書目見非妄徵。嗟爾既往宜為懲。前幅天昏地暗中。日出冰消關至後幅又如淒風苦雨文。生於情變化如是。

蔡寬夫詩話曰子厚禹錫於退之最厚善然退之貶陽山不能無疑赴江陵途中寄三學士云同官盡

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窻雖二子不宜爾將疑斷還不及其為永貞行憤疾至云數君非親豈其朋又曰吾嘗同僚情可勝則亦見其坦夷尚義待朋友始終也

因學紀聞曰少陵善房次律而悲陳陶一詩不為之隱昌黎善柳子厚而永貞行一詩不為之諱公議之不可掩也如此

顧嗣立曰此詩前半言小人放逐之為快後半言數君貶謫之可矜蓋為劉柳諸公也舊註專指夢得似未必然然夢得貶連州而公曾令陽山以具書目見句為證於義亦通姑存其說以俟考

鄭羣贈箴

蘄州笛竹天下知鄭君所寶尤瓌奇携來當畫不得卧一府傳看黃瑠璃體堅色淨又藏節盡眼凝滑無瑕疵法曹貧賤眾所易腰腹空大何能為自從五月困暑濕如坐深甑遭蒸炊手磨袖拂心語口慢膚多汗真相宜日暮歸來獨惆悵有賣直欲傾家資誰謂故人知我意卷送八尺合風漪呼奴掃地鋪來了光彩照耀驚童兒青蠅側翅蝨避蕭蕭疑有清飈吹倒身甘寢百疾愈却願天日恒炎曦明珠青玉不足報贈子相好無時衰

便仔怨歌云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此云却願天日恒炎曦同一語妙

顧嗣立曰此詩每用反襯意見奇如携來當畫不得卧却願天日恒炎曦等句也賦物之妙直從細瑣處體貼而出

沈德潛曰却願天日恒炎曦與携來當畫不得卧俱透過一層法

樊汝霖曰唐孔戣私記云退之豐肥善睡母來吾家必命枕簟而沈存中筆談亦云世畫韓退之小面而美頰著紗帽此乃江南韓熙載爾熙載諡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誤以為退之退之肥而

少穎此詩有腰腹空大及慢膚多汗之語二說信然

贈崔立之評事

崔侯文章苦捷敏。高浪駕天輸不盡。曾從關外來上都。隨身卷軸車連軫。朝為百賦轉鬱怒。暮作千詩猶道緊。搖毫擲簡自不供。頃刻青紅浮海蜃。才豪氣猛易語言。往往蛟螭雜螻蚓。知音自古稱難遇。世俗乍見那妨哂。勿嫌法官未登朝。猶勝赤尉長趨尹。時命雖乖心轉壯。技能虛富家逾窘。念昔塵埃兩相逢。爭名齟齬持矛楯。子時專場誇鬪距。余始張軍嚴鞬鞞。爾來但欲保封疆。莫學龐涓怯孫臏。竄逐新歸厭聞關。齒髮早衰嗟可閔。頻蒙恩句刺棄遺。豈有賢官敢推引。深藏篋笥時一發。戰戰已多如束筭。可憐無益費精神。有似黃金擲虛北。當今聖人求侍從。拔擢杞梓收棧箇。東馬嚴徐已奮飛。枚臯即召窮且忍。復聞王師西討蜀。霜風冽冽摧朝菌。走章馳檄在得賢。燕雀紛拏妥鷹隼。竊料二途必處一。豈比恒人長蠢蠢。勸君韜養待徵招。不用雕琢愁肝腎。牆根菊花好沽酒。錢帛縱空衣可準。暉暉簷日暖且鮮。撼撼井梧疏更殞。高士例須憐鞠藥。丈夫終莫生畦畛。能來取醉任喧呼。死後賢愚俱泯泯。可憐無益費精神。為千古文人喟息。

漁隱叢話曰立之詩有不工處故退之以蛟螭雜螻蚓譏之

送區弘南歸

棲昔南征軍不歸。蟲沙枝鶴伏以飛。洶洶洞庭莽翠微。九疑鏡天荒是非。野有象犀水貝璣。分散百寶人。士稀我遣於南日。周圍來見者眾莫依倚。爰有區子熒熒暉。觀以藝訓或從違。我念前人譬對非。落以斧引以繹微。雖有不逮驅駢駢。或採於薄漁於磯。服役不辱言不譏。從我荊州來京畿。離其母妻絕因依。嗟我道不能自肥。子雖勤苦終何希。王都觀闕雙魏魏。騰躡眾駭事鞍鞿。佩服上色紫與緋。獨子之節可嗟

啼母附書至妻寄衣。開書拆衣淚痕晞。雖不救還情庶幾。朝暮盤羞側庭闈。幽房無人感伊威。人生此難餘可祈。子云笑時若發機。蜃沉海底氣昇靈。彩雉野伏朝扇暈。處子窈窕王所妃。苟有令德隱不昧。況今天子鋪德威。蔽能者誅薦受襪。出送撫背我涕揮。行行正直慎脂韋。業成志樹來頎頎。我當為子言天扉。分散百寶人士稀。道盡西南邊地徼。地脈風氣柳州所謂。少人而多石也。雖不救還情庶幾。語意深婉遊子讀此可以聽於無聲矣。

張耒曰古人作七言詩其句脈多上四字而下以三字成之退之乃變句脈以上三下四如落以斧引以繹徽雖欲悔舌不可捫是也

方崧卿曰九疑言鑿天洪濤言春天皆奇語也

李光地曰公在陽山有區冊在江陵又有區弘皆相從不忍舍故弘之從公於京而歸也詩以送之惓惓訓勗歸於正直可詠可感

三星行

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牛不見服箱。斗不挹酒漿。箕獨有神靈。無時停簸揚。無善名已聞。無惡聲已謹。名聲相乘除。得失有餘。三星各在天。什伍東西陳。嗟汝牛與斗。汝獨不能神。

俞場曰奇趣却從大東之詩來變化自妙用韻凡五轉似古歌謠

東坡志林曰韓退之詩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乃知退之以磨蝎為身宮僕以磨蝎為命宮平生多得謗譽殆同病也

剝啄行

剝剝啄啄有客至門。我不出應。客去而嘔。從者語我子胡為然。我不厭客。困於語言。欲不出納。以堙其源。

空堂幽幽有桔有堯門以兩版叢書於閒窗宣深壘其墉甚完彼寧可墮此不可干從者語我嗟子誠難子雖云爾其口益著我為子謀有萬其全凡今之人急名與官子不引去與為波瀾雖不開口雖不開關變化咀嚙有鬼有神今去不勇其如後難我謝再拜汝無復云往追不及來不有年

方崧卿曰韓文與多作以他文見者非一詩之子歸不我以注以猶與也宋子考異云按陸宣公奏議亦然如云未審云云以否之類是也然當作與為正

某氏曰公被讒出為陽山至是召還又有謗之者故三星行云名聲相乘除得少失有餘剝啄行云我不厭客困於語言欲不出納以堙其源各有所激云爾歐陽文忠擬剝啄行寄趙少師云剝剝復啄啄柴門驚鳥雀故人千里駕信士百金諾云云公遠謫避謗欲謝客以堙其源故深其壑堅其墉等於不可干者而歐公則歸老故鄉欣然喜客之至是以其辭不同如此

孟東野失子并序

東野連產三子不數日輒失之幾老念無後以悲其友人昌黎韓愈懼其傷也推天假其命以喻之失子將何尤吾將上尤天文實主下人與奪一何偏彼於女何有乃令蕃且延此獨何罪辜生死旬日間上呼無時聞滴地淚到泉地祇為之悲瑟縮久不安乃呼大靈龜騎雲款天門問天主下人薄厚胡不均天曰天地人由來不相關吾懸日與月吾繫星與辰日月相噬齧星辰踳而顛吾不女之罪知非女由因且物各有分孰能使之然有子與無子禍福未可原魚子滿母腹一一欲誰憐細腰不自乳舉族長孤鰥鵠鼻啄母腦母死子始翻蝮蛇生子時圻裂腸與肝好子雖云好未還恩與勤惡子不可說鵠鼻蝮蛇然有子且勿喜無子固勿歎上聖不待教賢聞語而遷下愚聞語惑雖教無由悛大靈頓頭受即日以命還地祇謂大靈女往告其人東野夜得夢有大元中衣闐然入其戶三稱天之言再拜謝元夫收悲以歡忻

龜筮傳祝詞云假之玉靈夫子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詩以大靈發端本此

王伯大曰黃魯直嘗書此詩遺石君美君美笑子云時以觀覽可用亂思而紆哀究觀物理其實如此大槩因果耳退之救世弊故并因果不言然此一段文意乃是涅槃經中佛語退之嘗言不能無所不讀未有能為大儒者其常信矣乎魯直所云如此

俞瑒曰用韻本主先字兼入真文元寒刪諸韻是古韻也與此日足可惜一首同法

顧嗣立曰按東野集中有悼幼子詩云負我十年恩欠爾千行淚否殤詩略云兒生月不明兒死月始光此誠天不知翦棄我子孫又云病叟無子孫獨立橋東柴其詞甚可哀也

御道居宛言醉

卷三

御選唐宋詩醇卷之三十

昌黎韓愈詩四

陸渾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韻

皇甫補官古賁渾。時當元冬澤乾源。山狂谷狠相吐吞。風怒不休何軒軒。擺磨出火以自燔。有聲夜中驚
莫原。天跳地踔顛乾坤。赫赫上照窮崖垠。截然高周燒四垣。神焦鬼爛無逃門。三光弛隳不復暾。虎熊麋
猪逮猴猿。水龍鼉龜魚與鼉。鴉鳩鷹雉鵠鷓。燐魚煨燼孰飛奔。祝融告休酌卑尊。錯陳齊故闢華園。笑
蓉披猖塞鮮繁。千鐘萬鼓咽耳喧。攢雜啾沸荒墳。形憧絳旃紫纛。旄官熱屬朱冠禪。髻其肉皮通腔
髻。頰胸坭腹車。掀較綆頰。股豹雨韃。霞車虹剝日。較輻丹韃。綆蓋緋繡帶。紅帷赤幕羅脈膊。孟池波風
肉陵屯。鎗呀鉅壑頰黎盆。豆登五山瀟四樽。熙熙醺醺笑語言。雷公擘山海水翻。齒牙嚼齧舌膠反。電光
礮礮。積目暖頰。冥收威避元根。斥葉輿馬首。厥孫縮身潛喘。拳肩跟君臣相憐。加愛恩命。黑螭偵焚其元
天。關悠悠不可援。夢通上帝血面論。側身欲進叱於閻。帝賜九河湔涕痕。又詔巫陽反其魂。徐命之前問
何冤。火行於冬古所存。我如禁之絕其飡。女丁婦士傳世婚。一朝結讎奈後昆。時行當反慎藏蹲。視桃著
花可小騫。月及申酉利復怨。助汝五龍從九鯤。濁厥邑囚之崑崙。皇甫作詩止睡昏。辭誇出真遂上焚。要
余和增怪又煩。雖欲悔古不可捫。

只是詠野燒耳。寫得如此天動地岐。憑空結撰。心花怒生。

韓醇曰：詳此詩始則言火勢之盛，次則言祝融之御火，其下則水火相尅相濟之說也。

樊汝霖曰：從公學文者多矣，惟李習之得公之正，皇甫持正得公之奇，持正嘗語人曰：書之文不奇易，可謂奇矣。豈礙理傷聖乎？如龍戰于野，其血元黃，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何。

等語也今此詩黑螭五龍九鷄等語其與易龍戰于野何異

筆墨間錄曰無逸云鴉鵙鷓鴣鷓鴣句正柏梁體後山作七字詩上東坡襲此體

劉石齡曰公詩根柢全在經傳如易說卦離為火其於人也為大眚故於災官熱屬以頰胸坵腹擬諸

其形容非臆說也又彤幢紫霧日轂霞車虹鞞豹韃雷光赭目等字亦從為日為電為甲冑為戈兵句

化出造語極奇必有依據以理考索無不可解者世儒於此篇每以怪異目之且以不可解置之呼此

亦未深求其故耳豈真不可解哉

中山詩話曰唐詩廣和有次韻先後無易有依韻同在一韻有用韻用彼韻不必次韓吏部和皇甫陸

渾山火是也今人多不曉

洪興祖曰丁火也壬水也火女也水男也丁女而為婦於壬故曰女丁婦壬一作夫丁婦壬亦通夫丁

者壬也言壬為丁夫也婦壬者丁也言丁為壬婦也朱子曰按丁為陽中之陰壬為陰中之陽故言女

之丁者為婦於壬以見水火之相配今術家亦言丁與壬合洪氏二說皆是

苦寒

四時各平分。一氣不可兼。隆寒奪春序。顛頊固不廉。太昊弛維綱。畏避但守謙。遂令黃泉下。萌芽夫勾尖。

草木不復抽。百味失苦甜。凶飈攪宇宙。芒刃甚割砭。日月雖云尊。不能活烏蟾。羲和送日出。惟怯頻窺覘。

炎帝持祝融。呵噓不相炎。而我當此時。恩光何由沾。肌膚生鱗甲。衣被如刀鎌。氣寒鼻豈艱。血凍指不拈。

濁醪沸入喉。口角如銜箝。將持七箸食。觸指如排籤。侵鑪不覺暖。熾炭屢已添。探湯無所益。何況續與縑。

虎豹僵穴中。蛟螭死幽潛。榮感喪躔次。六龍冰脫髯。芒屨大包內。生類悉盡殲。啾啾窗間雀。不知已微纖。

舉頭仰天鳴。所願尋刻淹。不如彈射死。卻得親魚鱗。鳳苞不存。爾固不在占。其餘蠢動儔。俱死誰恩嫌。

伊我稱最靈。不能女覆。悲哀激憤歎。五藏難安恬。中宵倚牆立。淫淚何漸漸。天王哀無辜。惠我下顧瞻。寒流去耳續。調和進梅鹽。賢能日登御。黜彼傲與儉。生風吹死氣。豁達如褰簾。懸乳零落墮。晨光入前簷。雪霜頓銷釋。土脈膏且黏。豈徒蘭蕙榮。施及文與簾。日萼行鑠鑠。風條坐檐檐。天乎苟其能。吾死意亦厭。銳思鑿刻字。帶刀鋒不數。晉人危語了。語結意與少陵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正同。

王伯大曰此詩意蓋有所諷德宗貞元十九年春公為四門博士作

某氏曰按舊唐書韋渠牟傳自陸贄免相後德宗不復委成宰相廟堂備員行文書而已所狎而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洎渠牟等皆權傾相府姦欺多端此詩所以諷也
胡渭曰唐書五行志貞元十九年三月大雪豈即所謂苦寒邪

和虞部盧四酬翰林錢七赤藤杖歌

赤藤為杖世未窺。臺即始攜自滇池。滇王掃宮避使者。跪進再拜語嗔。繩橋柱過免傾墮。性命造次蒙扶持。途經百國皆莫識。君臣聚觀逐旌麾。共傳滇神出水獻。赤龍拔鬚血淋漓。又云羲和操火鞭。暝到西極睡所遺。幾重包裹自題署。不似珍怪誇荒夷。歸來捧贈同舍子。浮光照手欲把疑。空堂晝眠倚牖戶。飛雷著壁搜蛟螭。南宮清深禁闈密。唱和有類吹塤篪。妍辭麗句不可繼。見寄聊且慰分司。

沈德潛曰亦龍羲和云云此種奇傑昌黎獨造

送湖南李正字歸

長沙入楚深。洞庭值秋晚。人隨鴻雁少。江共蒹葭遠。歷歷余所經。悠悠子當返。孤游懷耿介。旅宿夢婉婉。風土稍殊音。魚鰕日異飯。親交俱在此。誰與同息偃。風神懸邈絕。似韋柳是昌黎。集中變調唯南。首近之。

沈德潛曰昌黎五言難得此清遠之格

寄盧仝

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辛勤奉養十餘人。上有慈親下妻子。先生結髮憎俗徒。閉門不山動一紀。至今鄰僧乞香送。僕忝縣尹能不恥。俸錢供給公私餘。時致薄少助祭祀。勸參留守謁太尹。言語纔及輒掩耳。水北出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鞍馬僕從塞閭里。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彼皆刺口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先生事業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繩已。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往年弄筆嘲同異。怪辭驚眾誇不已。近來自說尋坦塗。猶上虛空跨綠駟。去歲生兒名添丁。意令與國充耘耔。國家丁口連四海。豈無農夫親耒耜。先生抱才終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假如不在陳力列。立言垂範亦足恃。苗裔當蒙十世宥。豈謂貽厥無基址。故知忠孝生天性。潔身亂倫安足擬。昨夜長鬚來下狀。隔牆惡少惡難似。每騎屋山下。窺闕渾舍驚。怕走拆趾。憑依婚媾欺官吏。不信令行能禁止。先生受屈未曾語。忽此來告良有以。嗟我身為赤縣令。操權不用欲何俟。立召賊曹呼伍伯。盡取鼠輩尸諸市。先生又遣長鬚來。如此處置非所喜。况又時當長養節。都邑未可猛政理。先生固是余所畏。度量不敢窺涯涘。放縱是誰之過歟。效尤戮僕媿前史。買羊沽酒謝不敏。偶逢明月曜桃李。先生有意許降臨。更遣長鬚致雙鯉。

玉川垂老尚依時。宰致罹甘露之難。其人固非高隱退之何以顛倒。乃爾觀詩中所叙。特與隣人構訟。而以情面聽其起滅耳。卻寫得壁立千仞。有執鞭竹慕之意。乃知唐時處士類能作聲價如此。

隱居詩話曰退之李花詩云夜嶺張徹投盧仝乘雲共到玉皇家。長姬香御四羅列。編翥練帔無等差。及贈盧仝詩曰買羊沽酒謝不敏。偶逢明月曜桃李。即此時也。李渤石洪温造為處士。純盜虛名。韓愈

雖與之遊而多侮薄之所謂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鞍馬僕從塞間里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彼皆刺口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夫為處士乃刺口論世事希聲名願驅使又要索高價似玉飾僕御以誇閭里此何等人也其侮薄之甚矣班固云春秋五傳謂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鄒氏夾氏又云鄒氏無書夾氏未有書而韓愈贈盧仝詩云春秋五傳束高閣獨抱遺編究終始不知此二傳果何等書

彥周詩話曰玉川子春秋傳僕家舊有之今亡矣辭簡而遠得聖人之意為多後世有深於經而見盧傳者當知退之不妥許人也

酬司門盧四兄雲天院長望秋作

長安雨洗新秋出。極目寒鏡開塵函。終南曉望躡龍尾。倚天更覺青巉巖。自知短淺無所補。從事久此穿朝衫。歸來得便即遊覽。誓似壯馬脫重銜。曲江荷花蓋十里。江湖生目思莫緘。樂遊下曠無遠近。綠槐萍合不可芟。白首寓居誰借問。平地寸步局雲巖。雲夫吾兄有狂氣。嗜好與俗殊酸醎。日來省我不肯去。論詩說賦相誦誦。望秋一章已驚絕。猶言低抑避謗讒。若使乘酣騎雄怪。造化何以當鑄剗。嗟我小生值強伴。怯膽變勇神明鑿。馳坑跨谷終未悔。為利而止真貪饒。高揖羣公謝名譽。遠追甫白感至誠。樓頭完月不共宿。其奈就缺行攝攬。

誰氏子

非癡非狂誰氏子。去入王屋稱道士。白頭老母遮門曉。挽斷衫袖留不止。翠眉新婦年二十。載送還家哭穿市。或云欲學吹鳳笙。所慕靈妃婉蕭史。又云時俗輕尋常。力行險怪取貴仕。神仙雖然有傳說。知者盡知其妄矣。聖君賢相安可欺。乾死窮山竟何俟。嗚呼余心誠豈弟。願往教誨究終始。罰一勸百政之經不

從而誅未晚耳。誰其友親能哀憐。爲吾此詩持送似。

原注曰：呂氏子吳見李素墓誌。

本集河南少尹李素墓誌曰：素拜河南少尹行大尹事。呂氏子吳棄其妻者，道士衣冠謝母曰：當學仙。王屋山去數月，復出闕詣公立之府門外，使吏卒脫道士服，給冠帶，送付其母。

送無本師歸范陽

無本於爲文，身大不及膽。吾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蛟龍弄角牙，造次欲手攬。眾鬼囚大幽，下觀龔玄窟。天陽熙四海，注視首不頷。鯨鵬相摩窒，兩舉快一噉。夫豈能必然，固已謝黠黠。狂詞肆滂葩，低昂見舒慘。姦窮怪變得，往往造平澹。蜂蟬碎錦纈，綠池披菡萏。芝英擢荒蕘，孤翮起連萼。家住幽都遠，未識氣先感。來尋吾何能，無殊嗜昌歎。始見洛陽春，桃枝綴紅糝。遂來長安里，時卦轉習坎。老懶無關心，久不事鉛黠。欲以金帛酬，舉室常顛顛。念當棄我去，雪霜刻以潛。獐麋攬空衢，天地與頓撼。勉率吐歌詩，慰女別後覽。嬖賞之中，諷諭深遠，正不獨爲浪山說法也。身大不及膽，妙於翻用。

俞場曰：凡昌黎先生論文，語作極有關係。其中次第，俱從親身歷過，故能言其甘苦親切。乃爾如此詩，云無本於爲文，身大不及膽。吾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作詩入手全要勇力，全在勇往上見。其造詣之高，又云姦窮怪變得，往往造平澹。平澹得於能變之後，所謂漸近自然也。此境夫豈易到公之指點來學者，深矣微矣。

石鼓歌

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周網陵邊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珮鳴相磨。蒐於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鏘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

鼓懸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撰刻留山阿。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護煩撓呵。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詞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科。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劍斫斷生蛟鼉。鸞翔鳳翥眾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金繩鐵索鎖紐壯。古鼎躍水龍騰梭。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倚撫星宿遺義娥。嗟余好古生苦晚。對此涕淚雙滂沱。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元和。故人從軍在右輔。為我量度掘白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寶存豈多。瓊包犀裏可立致。十鼓祇載數駱駝。薦諸太廟比部鼎。光價豈止百倍過。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觀經鴻都尚填咽。坐見舉國來奔波。剗苔剔蘚露節角。安置妥帖平不頗。大廈深簷與蓋覆。經歷久遠期無佗。中朝大官老於事。詎肯感激徒媿嬰。牧童敲火牛礪角。誰復着手為摩挲。日銷月鏹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哦。羲之俗書趁姿媚。數紙尚可博白鵝。繼周八代爭戰罷。無人收拾理則那。方今太平日無事。柄任儒術崇某軻。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辯口如懸河。石鼓之歌止於此。嗚呼吾意其蹉跎。

典重瑰奇良足鑄之金而磨之石。後半旁皇珍惜更見懷古情深。厥後石鼓升沈不一。竟得依聖人之居。其文與六籍並垂永世。則退之請留太學之說實有力焉。此詩亦不為空作矣。

容齋隨筆曰：文士為文有矜夸過實。雖韓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極道宣王之事偉矣。至云孔子西行不到秦。倚撫星宿遺義娥。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是謂三百篇皆如星宿。獨此詩如日月也。二雅褊迫之語。尤非所宜言。今世所傳石鼓之詞。尚在豈能出古日車攻之右。安知非經聖人所刪乎。

困學絕聞曰：致堂云：韓退之賦石鼓曰：孔子西行不到秦。故不見錄。孔子編詩豈必身歷而後及哉。信斯言也。車鄰駟鐵胡為而收之也。

集古錄曰石鼓久在岐陽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為周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始置之於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乃足其文可見四百六十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然其可疑者三退之好古不妄者予姑取以為信耳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

塵史曰右軍書多不講偏旁此退之所謂羲之俗書趁姿媚者也

蔡寬夫詩話曰退之石鼓歌云羲之俗書趁姿媚數紙尚可博白鷺觀此語便知退之非留意於書者今洛中尚有石刻題名信不甚工

石鼓文音訓曰初在陳倉野中唐鄭餘慶始遷之鳳翔宋大觀中徙開封靖康末金人取之以歸於燕

元皇慶癸丑始置大成至聖文宣王廟門之左右

沈德潛曰陋儒指當時采風者言二雅不載孔子無從采取也 隸書風俗通行別於古篆故云俗書

無貶右軍意

題炭谷湫祠堂

萬生都陽明幽暗鬼所蒙嗟龍獨何智出入人鬼間不知誰為助若孰造化關厭處平地水巢居插天山列峰若攢指石盃仰環環巨靈高其捧保此一掬堅森沈固含蓄本以儲陰毒魚鼈蒙擁護羣嬉傲天頑翱翔棲託禽飛飛一何閑祠堂像伴真摧玉紆煙鬟羣怪儼伺候恩威在其顏我來日正中悚惕思先還寄立尺寸地敢言來塗艱吁無吹毛刃血此牛躡殿至今乘水旱鼓舞暮與解林叢鎮冥冥窮年無由刪妍姿雜艷寶星瑣黃朱班石級皆險滑顛躑莫牽攀危區雜眾碎付與宿已頽棄去可奈何吾其死茅管感詩託諷不覺義形於色秋懷已發其端此更淋漓盡致 按唐書王叔文傳順宗不能聽政深居施幄

坐以牛昭容宦人李忠言侍側羣臣奏事從帷中可其奏大抵叔文因伍因忠言因昭容更相倚仗又王伾傳叔文入止翰林而伍止柿林院見牛昭容等此詩擢玉紆煙鬢云云蓋借澄源以喻昭容也某氏曰按宋敏求長安志云炭谷在萬年縣南六十里又云澄源夫人湫廟在終南山炭谷公南山詩有云因緣窺其湫即此湫龍所居也

胡渭曰公詠南山云拘官計日月欲進不可又因緣窺其湫凝湛闕陰暝此為四門博士時事也時天晦大雪淚目苦蒙瞽此赴陽山過藍田時事也昨來逢清霽宿願忻始副此江陵入至藍田時事也題炭谷湫詩蓋貞元十九年京師旱祈雨湫祠公往觀焉故曰因緣窺其湫因緣謂以事行非特遊也篇中饒有諷刺時德宗幸臣李齊運李實韋執誼等與王叔文交通亂政滋甚故公因所見以起興湫龍澄源喻幸臣鼉為鳥及諸怪喻黨人也秋懷欲習寒蛟而是詩恨不血此牛蹠剛腸疾惡情見乎辭劉柳洩言羣小側目陽山之謫所自來矣上疏云乎哉

聽穎師彈琴

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躡躡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嗟余有兩耳。未省聽絲簧。自聞穎師彈。起坐在一旁。推手遽止之。濕衣淚滂滂。穎乎爾誠能。無以水炭置我腸。

焉琴聲之妙實為得髓繁休伯稱車子柳子厚誌箏師皆不能及永叔善琴乃用此為譏議邪 躡攀二語千古詩文妙訣

西清詩話曰六一居士嘗問東坡琴詩孰優坡答以退之聽穎師琴公曰此祇是琵琶耳吳僧義海以琴名世或以六一語問海海曰歐陽公一代英偉然斯語誤矣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言輕柔細屑

真情出見也。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精神餘謹嚴。觀聽也。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縱橫變態浩乎不失自然也。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又見穎孤絕。不同流俗下。俚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起伏抑揚不主故常也。皆指下。絲聲妙處。惟琴為然。琵琶格上聲。鳥能爾邪。退之深得其趣。未易譏評也。

彦周詩話曰：退之聽穎師琴詩云：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此泛聲也。謂輕非絲重非木也。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泛聲中寄指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吟繹聲也。失勢一落千丈強，順下聲也。善琴者云：此數聲最難工。自文忠公與東坡論此詩作聽琵琶之後，後生隨例云云，故論之少為退之雪冤。

調張籍

李杜文章在，光燭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諺傷。此蟬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後，舉頭遙相望。夜夢多見之，晝思反微茫。徒觀斧鑿痕，不矚治水航。想當施手時，巨刃磨天揚。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琅。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涼。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翦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仙官敕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太山一豪芒。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騰身跨汗漫，不著織女襄。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太忙。乞君飛霞珮，與我高頡頏。此示籍以詩派正宗言，已所手追心慕，惟有李杜雖不可幾及，亦必升天入地以求之，籍有志於此，當相與為後先也。其景仰之誠，直欲上通孔夢，其運量之大，不減遠績禹功，所以推崇李杜者至矣。

魏仲舉曰：退之有取於李杜，如薦士醉留東野，望秋石鼓等詩，每致意焉。然未若此詩之專美也。雪浪齋曰：記曰退之參李杜透機關，處於調張籍詩見之。自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八荒以下，至乞君飛

霞珮與我高頴頴此頴會語也從退之言詩者多而獨許籍者以有見處可以傳衣耳

竹坡詩話曰元微之作李杜優劣論謂太白不能窺杜甫之藩籬况堂與乎唐人未嘗有此論而槓始為之至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則不復為優劣矣洪善慶作韓文辨證著魏道輔之言謂退之此詩為微之作也微之雖不當自作優劣然指槓為愚兒豈退之之意乎

盧郎中雲夫寄示送盤谷子詩兩章歌以和之

昔尋李愿向盤谷正見高崖巨壁爭關張是時新晴天井溢誰把長劍倚太行衝風吹破落天外飛雨白日灑洛陽東蹈燕川食曠野有饋木蕨芽滿筐馬頭溪深不可厲借車載過水入箱平沙綠浪榜方口鴈鴨飛起穿垂楊窮探極覽頗姿橫物外日月本不忙歸來辛苦欲誰為坐令再往之計墮眇芒開門長安三日雪推書撲筆歌慨慷旁無壯士遣屬和遠憶盧老詩顛狂開緘忽覩送歸作字向紙上皆軒昂又知李侯竟不顧方冬獨入崔嵬藏我今進退緩時決十年蠹蠹隨朝行家請官供不報答無異雀鼠偷太倉行袖手版付丞相不待彈劾還耕桑

字向紙上皆軒昂正是此篇評語高詠數番令人增長意氣

漁隱叢話曰東坡云歐陽文忠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余亦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平生欲效此作一文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退之尋常詩自謂不逮李杜至於昔尋李愿向盤谷一篇獨不減子美

病中贈張十八

中虛得暴下避冷卧北窗不踴曉鼓朝安眠聽逢逢藉也處閭里抱能未施邦文章自娛戲金石日擊撞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談舌久不掉非君亮誰雙扶几導之言曲節初縱縱半塗喜開鑿派別失大江

吾欲盈其氣。不令見麾幢。牛羊滿田野。解旆束空杠。傾樽與斟酌。四壁堆嬰缸。元帷隔雪風。照鑪釘明釭。夜闌縱裊闔。哆口疏眉厖。勢倂高陽翁。坐約齊橫降。連日挾所有。形軀頓腠肱。將歸乃徐謂。子言得無哢。迴軍與角逐。斫樹收窮靡。雌聲吐款要。酒壺綴羊腔。君乃崑崙渠。籍乃嶺頭瀧。譬如蟻垤微。詎可陵崆峒。李願終賜之。斬拔枿與橋。從此識歸處。東流水淙淙。

此篇當就用韻處玩其苦心巧思大畧以軍事進退為比皆就韻之所近而詞義乃各得其儕如前有高陽一喻而後之窮靡乃以類從不為強押凡解旆迴軍約降吐款前後俱一綫穿成於此見長篇險韻定須慘淡經營不可恃才鹵莽也 按顧嗣立謂諸家舊注不無舛錯如病中贈張十八云龍文百斛鼎孫汝聽不知出自班孟堅寶鼎詩而漫引史記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之鼎此其謬更甚嗣立但見史記秦本紀有王與孟說舉鼎事而無龍文字面遂疑其謬謬而改注之不知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亦鼎自在趙世家中詩本用此孫注或欠詳晰而於義未為失也若不引舉鼎而泛引寶鼎於下句力扛何涉舊注固時有舛錯此則改注反成謬謬特為正之

韓醇曰公始也扶机導籍使之言且匿其麾幢解旆束杠而示之弱籍乃縱其裊闔如酈生之下齊既連日挾其所有其後軀病語哢乃為公敗是猶孫臏之收龐涓也籍既為公所敗乃自以為嶺頭之瀧不足以方崑崙之渠蟻垤之微不足以陵崆峒之山願終受教於公而公於是導其所歸也

寄崔二十六立之

西城員外丞。心跡兩屈奇。往歲戰詞賦。不將勢力隨。下驢入省門。左右驚紛披。傲兀坐試席。深叢見孤巖。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為。四座各低面。不敢捩眼窺。升階揖侍郎。歸舍日未暝。佳句喧眾口。考官敢瑕疵。連年收科第。若摘領底髭。迴首卿相位。通途無佗歧。豈論校書郎。袍笏光參差。童稚見稱說。祝身得如斯。

儕輩姑且熟喘如竹筒吹。老婦願嫁女。約不論財貨。老翁不量力。累月答其免。攬攬爭附託。無人角雄雌。由來人閒事。翻覆不可知。安有棗中敵。插翅飛天陲。駒麝著爪牙。猛虎借與皮。汝頭有韁繫。汝脚有索縶。臨身泥溝間。誰復稟指撝。不脫吏部選。可見偶與奇。又作朝士貶。得非命所施。客居京城中。十日營一炊。逼迫走巴蠻。恩愛座上離。昨來漢水頭。始得完孤羈。桁掛新衣裳。益棄食殘糜。苟無飢寒苦。那用分高卑。憐我還好古。宦途同險巖。每旬遣我書。竟歲無差池。新篇奚其思。風幡肆逶迤。又論諸毛功。劈水看蛟螭。雷電生睽陽。角鬣相撐披。屬我感窮景。抱華不能摘。倡來和相報。愧歎俾我疵。又寄百尺絲。緋紅相盛衰。巧能喻其誠。深淺抽肝脾。開展放我側。方餐涕垂匙。朋文日凋謝。存者逐利移。子甯獨迷誤。綴綴意益彌。舉頭庭樹豁。狂飈卷寒曦。迢遞山水隔。何由應墳荒。別來就十年。君馬記驅驪。長女當及事。誰助出悅綈。諸男皆秀朗。幾能守家規。文字銳氣在。輝輝見旌麾。摧腸與感容。能復持酒卮。我雖未耄老。髮禿骨力羸。所餘十九齒。飄飄盡浮危。元花著兩眼。視物隔襁褓。燕席謝不詣。游鞍懸莫騎。敦敦憑書案。譽彼烏黏竊。且吾聞之師。不以物自縻。孤豚眠冀壤。不慕太廟犧。君看一時人。幾輩先騰馳。過半黑頭死。陰蟲食枯飢。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觀名計之利。詎足相陪裨。仁者恥貪冒。受祿量所宜。無能食國惠。豈異哀瘝罷。久欲辭謝去。休令眾睚睚。况又嬰疹疾。寧保軀不貲。不能前死罷。內實慚神祇。舊籍在東都。茅屋枳棘籬。還歸非無指。灞渭揚春漸。生兮耕吾疆。死也埋吾腋。文章自傳道。不仗史筆垂。夫子固吾黨。新恩釋銜羈。去來伊洛上。相待安眾寡。我有雙飲觥。其銀得朱提。黃金塗物象。雕鏤妙工倕。乃今千里鯨。么麼微蠹斯。猶能爭明月。擺掉出渺瀰。野草花葉細。不辨菴菘菘。絲絲相糾結。狀似環城牌。四隅芙蓉樹。擢艷皆倚倚。鯨以興君身。失所逢百罹。月以喻天道。儂俛勵莫虧。草木明覆載。妍醜齊榮萎。願君恒御之。行止雜燧臚。異日期對舉。當如合分支。

叙崔如小傳叙自如尺牘雜蓄覩縷似破碎而實渾成其詞意懇款下筆不能自休可想見交誼之厚
隱居詩話曰詩惡蹈襲古人之意亦有襲而愈工若出於己者蓋思之愈精則造語愈深也魏人章疏
云福不盈背禍將溢世韓愈則曰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蓋工於前也
李光地曰前叙崔之登第謫官中道與崔唱酬之事而因訊其安候後乃自述其志而後與崔偕隱末
方及其所以報崔之貽者與前巧喻其誠相應

御選唐宋詩醇卷之三十一

昌黎韓愈詩五

短燈檠歌

長檠八尺空自長。短檠二尺便且光。黃簾綠幕朱戶閉。風露氣入秋堂涼。裁衣寄遠淚眼暗。搔頭頻挑移近牀。太學儒生東魯客。二十辭家來射策。夜書細字綴語言。兩目眇昏頭雪白。此時提攜當案前。看書到曉那能眠。一朝棄置還自恣。長檠高張照珠翠。吁嗟世事無不然。牆角君看短檠素。

貧賤籍隸諷喻深切

病鴟

屋東惡水清。有鴟隨鳴悲。青泥捨兩翅。拍拍不得離。羣童叫相召。瓦礫爭先之。計校生平事。殺却理亦宜。奪攘不愧恥。飽滿盤天蟻。晴日占光景。高風送追隨。遂凌紫鳳羣。肯顧鴻鶴卑。今者運命窮。遭逢巧丸兒。中汝要害處。汝能不得施。於吾乃何有。不認乘其危。丐汝將死命。浴以清水池。朝餐蝦魚肉。暝宿防狐狸。自知無以致。蒙德久猶疑。飽入深竹叢。飢來傍階基。亮無責報心。固以聽所為。昨日有氣力。飛跳弄藩籬。今晨忽徑去。曾不報我知。僥倖非汝福。天衢汝休窺。京城事彈射。豈子豈易欺。勿諱泥坑辱。泥坑乃良規。顧嗣之曰。此時每虛頓一二語。用深一步法。如計校生平事。殺却理亦宜。亮無責報心。固以聽所為。是也。通首是此。分明為負心人寫照。與老杜義鷲行正相反。

華山女

街東街西講佛經。撞鐘吹螺闍宮庭。廣張罪福資誘脇。聽眾狎恰排浮萍。黃衣道士亦講說。座下廖落如明星。華山女兒家奉道。欲驅異教歸仙靈。洗粧拭面著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遂來昇座演真訣。觀門不許

人開局不知誰人暗相報。引然振動如雷霆。掃除衆寺人跡絕。驛驢塞路連輜輶。觀中人滿坐觀外。後至無地無由聽。抽釵脫釧解環珮。堆金疊玉光青熒。天門貴人傳詔召。六宮願識師顏形。玉皇領首許歸去。乘龍駕鶴來青冥。豪家少年豈知道。來繞百市脚不停。雲窗霧閣事恍惚。重重翠幔深金屏。仙梯難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靈。

漁隱叢話曰：類苑云：退之見神仙亦不伏云。我靈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山賦謝自然則曰：童駭無所識。作誰氏子。則曰不從而誅。未晚耳。惟華山女詩頗假借。不知何以得此。

朱子曰：或怪公排斥佛老不遺餘力。而於華山女獨假借如此。非也。此正譏其佞姿。假仙靈以惑衆。又譏時若不察。使失行婦人得入宮禁。耳觀其卒章。豪家少年雲窗霧閣。翠幔金屏。青鳥丁靈等語。藪懼甚矣。真真以神仙處之哉。

彥周詩話曰：詩人寫人物態度。至不可移易。元微之李娃行。云鬢髮峨峨高一尺。門前之地看春風。此定為娼婦退之華山女詩云。洗粧拭面著冠帽。白咽紅頰長眉青。此定是女道士東坡作芙蓉城詩亦用長眉青三字。云中有一人長眉青炯如微雲。淡疏星。便有神仙風度。

瀧吏

南行逾六旬。始下昌樂瀧。險惡不可狀。船石相舂撞。往問瀧頭吏。潮州尚幾里。行當何時到。土風復何似。瀧吏垂手笑。官何問之愚。學官居京邑。何由知東吳。東吳遊宦鄉。官知自有由。潮州底處所。有罪乃竄流。儂幸無負犯。何由到而知。官今行自到。那遽妄問為。不虞卒見困。汗出愧且駭。吏曰聊戲官。儂嘗使往罷。嶺南大抵同。官去道苦遠。下此三千里。有州始名潮。惡溪瘴毒聚。雷電常洶洶。鱷魚大於船。牙眼怖殺儂。州南數十里。有海無天地。颶風有時作。掀簸真差事。聖人於天下。於物無不容。比聞此州囚。亦有生還儂。

官無嫌此州。固罪人所徙。官當明時來。事不待說委。官不自謹慎。宜即引分往。胡為此水邊。神色久慄慌。頑大瓶甕小。所任自有宜。官何不自量。滿溢以取斯。工農雖小人。事業各有守。不知官在朝。有益國家不得無。武其間。不武亦不文。仁義飾其躬。巧姦敗羣倫。叩頭謝吏言。始慙今更羞。歷官二十餘。國恩並未酬。凡吏之所訶。嗟實頗有之。不即金木誅。敢不識恩私。潮州雖云遠。雖惡不可過於身。實已多。敢不持自賀。欲寫賤地遠。惡却設為問。答又借吳音。俚語以致真切之意。助荒陋之態。格調全祖古樂府來。君子以恐懼修省。瀧吏篇之謂也。莫道英雄氣短。

沈德潛曰音節氣味得之漢人樂府。韓詩中推為別調。借吏言以規諷。主意在此。

陰官赴闕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

盆城去鄂渚。風便一日耳。不枉故人書。無因帆江水。故人辭禮闈。旌節鎮江圻。而我竄逐者。龍鍾初得歸。別來已三歲。望望長迢遞。咫尺不相聞。平生那可計。我齒落且盡。君鬢白幾何。年皆過半百。來日苦無多。少年樂新知。衰暮思故友。譬如親骨肉。盡免相可不。我昔實愚蠢。不能降色辭。子犯亦有言。臣猶自知之。公其務貫過。我亦請改事。桑榆儻可收。願寄相思字。情致纏綿。詞氣遒順。使人之意也消。

南山有高樹行贈李宗閔

南山有高樹。花葉何蓂蓂。上有鳳凰巢。鳳凰乳且棲。四旁多長枝。羣鳥所託依。黃鵠據其高。衆鳥接其卑。不知何山鳥。羽毛有光輝。飛飛擇所處。正得衆所希。上承鳳凰恩。自期永不衰。中與黃鵠羣。不自隱其私。下視衆鳥羣。汝徒竟何為。不知挾丸子。心默有所規。彈汝枝葉間。汝翅不覺摧。或言由黃鵠。黃鵠豈有之。慎勿猜衆鳥。衆鳥不足猜。無人語鳳凰。汝屈安得知。黃鵠得汝去。婆娑弄毛衣。前汝下視鳥。各議汝瑕疵。

汝豈無朋匹。有口莫肯開。汝落蒿艾間。幾時復能飛。哀哀故山友。中夜思汝悲。路遠翅翎短。不得持汝歸。韓醇曰。據詩意。鳳凰謂裴度挾丸子。謂李德裕李紳元稹也。新書李宗閔傳云。裴度伐蔡引為彰義觀。察判官蔡平知制誥。長慶初。錢徽典貢舉。宗閔託所親於徽。李德裕李紳元稹共白徽取士。不以實。宗閔坐貶。劔州刺史。俄復為中書舍人。由是嫌怨。顯結縉紳之禍。四十餘年不解。又云。宗閔初為裴度引用。及度薦李德裕可為宰相。宗閔遂與為怨。韓愈為作南山猛虎行。規之。按度薦德裕在公沒後五年。新書誤矣。

漁隱叢話曰。退之宗閔俱裴晉公征淮西時幕客也。退之作南山有高樹及猛虎行。贈宗閔。皆略盡其終身所為。然退之無恙。時宗閔纔為中書舍人。所為尚未暴。自錢徽貶後。牛李之憾始結。至其為相。則退之死久矣。遂有封川之行。所謂前汝下視鳥各議。汝瑕疵鳥鵲從噪之。虎不知所歸者。何其明驗也。方崧卿曰。心默有所規。規圖也。東坡五禽言。去年麥不熟。挾彈現我肉。本公語也。

猛虎行

猛虎雖云惡。亦各有匹儕。羣行深谷間。百獸望風依。身食黃熊。父子食赤豹。擇肉於熊豹。肯視兔與狸。正晝當谷眠。眼有百步威。自矜無當對。氣性縱以乖。朝怒殺其子。暮還食其妃。匹儕四散走。猛虎還孤棲。狐鳴門兩旁。烏鵲從噪之。出逐猴人。居。虎不知所歸。誰云猛虎惡。中路正悲啼。豹來銜其尾。熊來攬其頤。猛虎死不辭。但慙前所為。虎坐無助死。况如汝細微。故當結以信。親當結以私。親故且不保。人誰信汝為。二詩皆哀矜涕泣。而道宵雅之道則也。

方崧卿曰。蜀本總題誤。以上題贈李宗閔四字。綴猛虎行之上。後人因之。其實後之不為宗閔作猛虎行。樂府舊題非前詩類也。新書又謂裴度薦李德裕。宗閔怨之。為作此詩。薦事在太和三年。公沒久矣。

不可據

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

藍田十月雪塞關。我興南望愁羣山。攢天兔兔凍相映。君乃寄命於其間。秩卑俸薄食口衆。豈有酒食開容顏。殿前群公賜食罷。驛驢蹋路驕且閒。稱多量少鑿裁密。豈念幽桂遺榛菅。幾欲犯嚴出鷹口。氣象碑瓦未可攀。歸來殞涕捨閑卧。心之紛亂誰能刪。詩翁憔悴劉荒棘。清玉刻佩聯玦環。腦脂遮眼卧壯士。大泓挂壁無由彎。乾坤惠施萬物遂。獨於數子懷偏慳。朝欵暮暗不可解。我心安得如石頑。起調激越極似同谷歌。

某氏曰斯立是時為藍田縣丞其曰藍田十月元和十年十月也孟郊已死張籍病眼故有詩翁壯士之句有懷立之且念朋友之不振也

奉酬盧給事雲天四兄曲江荷花行見寄并呈上錢七兄閣老張十八助教

曲江千頃秋波淨。平鋪紅雲蓋明鏡。大明宮中給事歸。走馬來看立不正。遺我明珠九十六。寒光映骨睡驪目。我今官閒得婆娑。問言何處芙蓉多。撐舟昆明度雲錦。脚敲兩舷叫吳歌。太白山高三百里。負雪窺嵬插花裏。玉山前却復來曲江汀。澹水平盃我時相思不覺一迴首。天門九扇相當開。上界真人足官府。豈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相追陪。

紅雲明鏡中。特有雪山倒影便。寫得異樣精采結似洒脫正恐不能忘情

樊汝霖曰公時自中書舍人降太子右庶子

記夢

夜夢神官與我言。羅縷道妙角與根。挈攜陬維口瀾翻。百二十刻須臾閒。我聽其言未云足。捨我先度橫

山腹我徒三人共追之。一人前度安不危。我亦平行蹋翫。神完骨蹻脚不掉。側身上視溪谷盲。杖撞玉版聲彭舫。神官見我開顏笑。前對一人壯非少。石壇坡陀可坐卧。我手承頰肘挂座。隆樓傑閣磊菟高。天風飄飄吹我過。壯非少者哦七言。六字常語一字難。我以指撮白玉丹。行且咀噍行詰鑿。口前截斷第二句。綽虐顧我顏不歡。乃知仙人未賢聖。護短憑愚邀我敬。我能屈曲自世閒。安能從女巢神山。只是靈言勿真謂。與鬼爭義。

黃庭堅曰六字常語一字難。只前句中哦字便是所難。此乃為詩之法也。

樊汝霖曰蘇內翰嘗曰太白詩云遺我鳥跡書讀之了不閑。太白尚氣乃自招不識字不如還之。倔強云我能屈曲自世閒。安能隨女巢神山。又云退之性氣雖出世閒人亦不能容也。

某氏曰此詩蓋有託諷意。公忤執政左遷為右庶子。時作前酬盧公荷花詩。末云豈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相追陪。而此詩末亦云我能屈曲自世閒。安能從女巢神山。皆有不能俯仰隨人之意。可知其為左遷之時也。

顧嗣立曰按金居敬云羅縷道妙三句。意皆本參同契。角根限維謂青龍處。房六白虎在昂七朱雀在張二皆朝於元武虛危之位也。迎一陽之氣以進火。妙用始於虛危。在一日言正當子半。故曰須臾間。又云百二十刻須臾間。如參同契以十二卦十二律配十二時。陽火陰符之候。然一日之間有之一刻之間亦有之也。公蓋深得金丹之旨。乃倔強世閒耶。

南內朝賀歸呈同官

薄雲蔽秋曦。清雨不成泥。罷賀南內街。歸涼曉淒淒。綠槐十二街。渙散馳輪蹄。余惟讀書生。孤身無所齎。三黜竟不去。致官九列齊。豈惟一身榮。珮玉冠簪犀。滉蕩天門高。蒼蒼朝殿裏。文才不如人。行又無町畦。

問之朝廷事。略不知東西。況於經籍深。豈究端與倪。君恩大山重。不見酬裨穉。所職事無多。又不自提擿。明庭集孔鸞。曷取於鳧鷖。樹以松與柏。不宜間蒿藜。婉孌自媚好。幾時不見擠。貪食以忘軀。豈不調鹽醢。法更多少年。磨淬出角圭。將舉汝憇尤。以為已階梯。收身歸闕東。期不到死迷。

戒心法更始。擬收身則已有為。而為矣。中間省躬引分。乃足為朝士座右銘。

雍錄曰唐都城有三大內。太極宮在西。故名西內。大明宮在東。故名東內。別有興慶宮。號南內也。

洪興祖曰中朝事跡云。天街兩畔樹槐。俗號為槐街。白樂天樂遊園詩云。下視十二街。綠槐間紅塵。即此也。

讀東方朔雜事

巖巖王母宮。下維萬仙家。噫。久為飄風。濯手大雨沱。方朔乃豎子。驕不加禁誨。偷入雷電室。翰輟掉狂車。王母聞以笑。衛官助呀呀。不知萬萬人。生身埋泥沙。簸頓五山路。流漂八維蹉。曰。吾兒可憎。奈此狡獪何。方朔聞不喜。褫身絡蛟蛇。膽相北斗柄。兩手自相接。奪仙急乃言。百犯庸不科。向觀睥睨處。事在不可赦。欲不布露言。外口實證譯。王母不得已。頰頰口齶。嗟頷頭。可具奏。送以紫玉珂。方朔不懲創。挾恩更矜誇。詆欺劉天子。正畫瀛殿衙。一旦不辭訣。攝身凌蒼霞。

俞瑒曰此詩洪興祖以為譏弄權者觀結語云云殊不然也意亦指文人播弄造化如雙鳥詩云爾不然何獨取方朔而擬之權倖耶

顧嗣立曰按漢書東方朔傳贊曰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眾庶童兒牧豎莫不炫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着之八詩皆本經史而此作獨專取內傳亦偶然戲筆故題之曰雜事也漢武帝內傳曰帝好長生七夕西王母降其宮有項索桃七枚以四枚與帝自食三枚曰此桃三千年

一寶時東方朔從殿東廂朱鳥牖中窺母母謂帝曰此窺牖兒嘗三來偷吾此桃昔為太山上仙宮令到方丈擅弄雷電激波揚風風雨失時陰陽錯迕致令蛟鯨陸行海水暴竭黃鳥宿淵於是九潦丈人乃言於太上遂謫人間其後朔一日乘雲龍飛去不知所在

庭楸

庭楸止五株。共生十步間。各有藤繞之。上各相鉤聯。下葉各垂地。樹顛各雲運。朝日出其東。我常坐西偏。夕日在其西。我嘗坐東邊。當晝日在上。我在中央間。仰視何青青。上不見纖穿。朝暮無日時。我且八九旋。濯濯晨露香。明珠何聯聯。夜月來照之。淸淸自生烟。我已自頑鈍。重遭五楸牽。客來尚不見。肯到權門前。權門衆所趨。有客動百千。九牛亡一毛。未在多少間。往既無可顧。不往自可憐。歷敘東西朝暮繁。而不殺彌有古意。

南溪始泛三首

榜舟南山下。上上不得返。幽事隨去多。孰能量近遠。陰沈過連樹。臆昂抵橫坂。石巖肆磨礪。波惡厭牽挽。或倚偏岸漁。竟就平洲飯。點點暮雨飄。稍稍新月偃。餘年慄無幾。休日愴已晚。自是病使然。非由取高蹇。南溪亦清駛。而無楫與舟。山農驚見之。隨我觀不休。不惟兒童輩。或有杖白頭。饋我籠中爪。勸我此淹留。我云以病歸。此已頗自由。幸有用餘俸。僦置居在西疇。因倉米穀滿。未有旦夕憂。上去無得得。下來亦悠悠。但恐煩里閭。時有緩急投。願為同社人。雞豚燕春秋。

足弱不能步。自宜收朝躋。羸形可異致。佳觀安可擲。即此南坂下。久聞有水石。挖舟入其間。溪流正清激。隨波吾未能。峻瀨乍可刺。鷺起若尊吾。前飛數十尺。亭亭柳帶沙。團團松冠壁。歸時暈晝夜。誰謂非事役。三首神似陶公所謂姦窮變怪得往往造平淡者

蔡寬夫詩話曰退之詩豪健雄放自成一家世特恨其深婉不足南溪始泛三篇乃末年所作獨為閑遠有淵明風氣

王直方詩話曰洪龜父言山谷於退之詩少所許可最愛南溪始泛以為有詩人句律之深意隱居詩話曰南溪始泛詩將死病中作也句有足弱不能步自宜收朝蹟又云餘年惺無幾休日愴已晚張籍哭退之詩略曰去夏公請告養病城南莊籍時休官罷兩月同遊翔移船入南溪東西縱篙撐公作遊溪詩詠唱多慨慷又曰偶有賈秀才來茲亦同并秀才謂賈島也

題楚昭王廟

邱墳滿目衣冠盡城闕連雲草樹荒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開茅屋祭昭王

顧嗣立曰按公外集有記宜城驛云驛東北有井傳是昭王井井東北數十步有楚昭王廟高木萬株舊廟屋極宏盛今惟草屋一區然問左側人尚云每歲十月民相率聚祭其前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題蓋與此詩同作也

答張十一功曹

山淨江空水見沙哀猿啼處兩三家。簷簷競長纖纖笋。躑躅開開豔豔花。未報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吟君詩罷看雙鬢。斗覺霜毛一半加。

任子淵曰斗覺詩中健語也前輩多使退之詩有此句東坡詩黃昏斗覺羅裘薄後山詩斗覺文字生

清新

題木居士

大透波穿不計春根如頭面幹如身。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

道破世情

張芸叟木居士詩序。美陽縣北沿流二三十里。麓口寺。即退之所題。木居士在馬元豐初。以禱旱不應。為邑令析而新之。今存者。乃僧道符更刻。

和歸工部送僧約

早知皆是自拘囚。不學因循到白頭。汝既出家還擾擾。何人更得死前休。
振威一喝三日耳。聾

入關詠馬

歲老豈能充上駟。力微當自慎前程。不知何故翻驥首。牽過關門妄一鳴。

木芙蓉

新開寒露叢。逸比水間紅。豔色靈相妒。嘉名偶自同。抹江官渡晚。塞木古祠空。願得勤來看。無令便逐風。
朱子曰。此詩言荷花與木芙蓉生不同處。而色皆美。名又同。故以抹江塞木二事相對。言其生處而九歌者。祭神之辭。故曰古祠也。

奉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迴

天仗宵嚴建羽旌。春雲送色曉雞號。金爐香動螭頭暗。玉佩聲來雉尾高。我服上趨承北極。儒冠列侍映東曹。太平時節難身邁。郎署何須歎二毛。

沈德潛曰。入曹參唱和作中。可以伯仲。

奉和裴相公東征途經女几山下作

旌穿曉日雲霞雜。山倚秋空劔戟明。敢請相公平賊後。暫攜諸吏上崢嶸。

洪興祖曰以我之旗況彼雲霞以彼之山況我劍戟詩家謂迴響舞風格

蔡寬夫詩話曰退之和裴晉公征淮西時過女兒山詩云云而晉公之詩無見惟白樂天集載其一聯云待半賊壘報天子莫指仙山示老夫方時意氣自信不疑如此豈容令狐楚輩沮撓乎

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閻老使君

荆山已去華山來日出潼關四扇開刺史莫辭迎候遠相公親破蔡州迴

沈德潛曰沒石飲羽之技不必以尋常絕句法求之

晉公破賊回重拜台司以詩示幕中賓客會奉和

南伐旋師太華東天書夜到冊元功將軍舊歷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鸞鷲欲歸仙仗裏熊羆還入禁營中長懸典午非材職得就閑官即至公

巖重蒼渾直逼杜陵

石林詩話曰七言難於氣象雄渾句中有力而紆徐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與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等句之後常恨無復繼者韓退之筆力最為傑出然每苦意與語俱盡和裴晉公破蔡州回詩所謂將軍舊歷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非不壯也然意亦盡於此矣不若劉禹錫賀晉公留守東都云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語遠而體大也沈德潛曰莊重得體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李光地曰佛骨一表孤映千古而此詩配之尤妙在許大題目而以除弊事三字了却

晚次宣溪辱韶州張端公使君惠書叙別酬以絕句二章

韶州南去接宣溪。雲水蒼蒼日向西。客淚數行元自落。鷓鴣休傍耳邊啼。兼金那足比清文。百首相隨愧使君。俱是嶺南巡管内。莫教荒僻斷知聞。

筆墨間錄曰潮州以後詩最哀深宣溪絕句等詩絕有味

量移袁州張韶州端公以詩相賀以酬之

明時遠逐事何如。過赦移官罪未除。北望詎令隨塞雁。南遷絕免葬江魚。將經貴郡煩留客。先惠高文謝起予。暫欲繫船韶石下。上賓虞舜整冠裾。

李光地曰末句取諸離騷所謂跪敷數枉以激辭者有愛難正志氣象

奉和兵部張侍郎酬鄆州馬尚書祇召途中見寄開緘之日馬帥已再領鄆州之作

來朝當路日。承詔改轅時。再領須句國。仍遷少昊司。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賴寄新珠玉。長吟慰我思。石林詩話曰蔡天啟言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字警句。文潛舉退之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子厚壁

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皆集中第一

奉酬天平馬十二僕射暇日言懷見寄之作

天平篇什外。政事亦無雙。威令加徐土。儒風被魯邦。清為公論重。高士心降。歲晏偏相憶。長謠坐北窗。

奉使鎮州行次承天行營奉酬裴司空

竄逐三年海上歸。逢公復此著征衣。旋吟佳句還鞭馬。恨不身先去鳥飛。詔許遲留而會迅。如此仁者之勇庶無愧焉。

新書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

奉和僕射裴相公感恩言志

文武成功後。居為百辟師。林園窮勝事。鐘鼓樂清時。擺落遺高論。雕鑄出小詩。自然無不可。范蠡爾其誰。按詩話云慶曆中西師未解晏元獻為樞密使會大雪置酒西園歐陽永叔賦詩云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晏曰昔韓愈亦能作言語赴裴度會但云林園窮勝事鐘鼓樂清時不曾如此作閭夫裴度之博游綠野乃不得已而與世浮沈故愈詩云云晏殊所處不同聞永叔諷厲正應改容謝之顧猶怫然於中耶

和僕射相公朝迴見寄

盡瘁年將久。公今始暫閒。事隨憂共減。詩與酒俱還。放意機衡外。收聲矢石間。秋臺風日迴。正好看前山。退之與中立雅契同涉艱危樹功業其於當時朝局元老苦心有知之最深者二詩能曲傳之風詠殊有餘味